



08681

昭文

孫原湘字澹

文九

記

重修福城禪院聚奎塔記

出迎春門一拘廬舍有浮圖曰福城禪院亦曰聚奎塔取宋天
 文志語以為文明之兆吾邑依山為治右隆而左坦故於城東
 峙兩塔以勝之其在垣以內者制方而九成宋時縣令李闔之
 建聚奎塔砌於明萬歷間邑人蕭應宮甫五成而應宮歿崇禎
 初厥工始戢凡七成俗稱新塔以揀方塔也 本朝順治間楊
 承祖增建大殿康熙時蔣伊重修至於今蓋百餘年矣余少時
 過其地多荆榛瓦礫之場惟塔巋然獨存闌楯朽壞磚墮零落
 惴惴焉覆壓是懼求佛字僧寮無有也嘉慶二年僧性通至慨

天真閣集卷四十七

然有志於興復顧材費而役鉅度非口說所能致先令僧可正
 鳴魚板號民間不應性通乃以輓轆升木籠浮圖之顛誦經其
 中七晝夜謂之天關復穴身土龕僅漏小孔如指亦七晝夜謂
 之地關於是遠近響應施捨雲委首立大殿方丈重門以次及
 諸殿講堂客舍獨塔工尤鉅中間以歲之不登屢作屢輟自嘉
 慶七年至十六年設天關二設地關三十年而役始既凡用民
 錢若干匠役物件若干司其事者徐鳴岐吳紹遠浦天元程漢
 易於是金碧丹雘高下煥然四方來瞻罔不嘉歎性通請為之
 記嘗謂吾邑政令所宜先者水利學校白茆塘堙塞數十年疊
 遭旱澇未能脩也學宮大成殿至上漏旁穿未能脩也豈其地
 土之瘠民力之不贍歟及觀此塔之成在頽廢百餘年之後而
 一人倡力卒致材用具足則又非盡瘠與不贍之故也昔南豐

曾氏記菜園佛殿謂佛之徒凡有興作其力勤意專不苟成不求速效故其所爲無不如其志者非獨其說足以動人亦有智然也余故性通記不惜詳著其事如此

重脩普仁寺增建殿堂記

邑西北界山而城普仁附北城外障而寺明萬歷間開山者斯瑞法公也入本朝募建大殿者截流策公也募鐵二萬斤鑄如來丈六金身者身葉萃公也募置常住田者崔耀立公也詳載於康熙四十二年督糧道馬公記閱三十年爲雍正十二年時京師法南勝禪師方被尊寵主杭之理安寺名播江浙叢林巨刹得其掛錫爲榮如鎮江竹林宜興磬山皆分遣其徒主之主普仁者爲一輪月公開堂豎拂四衆響附寺苦無水一僧闖然入自稱竺仙以杖卓地遂鑿石取泉泉汨汨至寬竺仙

天章閣集卷十七

二

已失所在因名竺仙泉其感召靈異如此自後爲慧空禪公建齋堂造客堂樓關山塲稍稍式廓矣及繼僧儒公嗣席發宏願大力而山門殿宇樓閣廊廡靡不崇之勲者新之增建大悲殿以廣法筵建報本堂以供衆檀越而寺以內規制畧具復念福緣廣布別於北郭建培心堂以施衣棺與高足性千度城南之西莊建存仁堂面山臨流以資禪悅之所佛法旣昌善果悉應雖布金締構施委雲集要非知圓行密感發善因其能若是華嚴法界諸妙湧現哉公旣示寂性千奮龍象力肩荷耒了改建章獻殿塼四天王像移建泉亭至是而規模益宏整矣功旣訖以授其徒德新而退居存仁念自康熙癸未迄今百二十甲子創建之蹟無文字紀述懼卽湮沒請余爲文勒諸石予按舊記捨山者某某捨田者某某營殿閣者某某今子姓或振或不振

獨彼氏歷勝國至今代有振興豈非付託之得其人歟然不有人焉奮筆於其間則後之人無所於考震川歸氏所謂文章爲天地間至重也予故撮其舊記大畧著之於前而詳載自月公以來俾後世知彼教中能以智力自振若此抑以嘉性干之知所重也道光五年八月邑人孫原湘記

長真閣藏書記

乾隆丙午夏四月由城南老屋徙居城北取先大父所藏書析而三之余得其一釐其卷帙分插四架度諸長真閣其中自經史外子不過數十種集不過百餘家擴而充之將俟諸異日也雖然業貴乎精不以多志貴乎壹不以紛夫子云博學以文約之以禮所謂文者易書詩禮是也即博亦不出乎四者而已四者之中易最深微而難曉夫子有加年之歎教諸弟子亦未嘗

天眞閣集卷四十七

三

一言及易所雅言者不過詩書執禮然且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違使于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則書之不務乎博可知矣今人束髮人家塾卽受易書詩三禮其能記誦以熟者十不得一焉又况能記者未必通其義通其義者考諸實行未必能與所讀書相發明如是雖六經而未之能讀也尙暇旁及乎哉予二十以前厄於疾二十以後困於奔走此後之不能卒讀可知顧存而不忍廢者謂是先人之手澤存焉耳子孫賢取而讀之余之願也其不能讀尙其念爾先祖守而藏之亦余今日之志也

困學齋記

陸君固亭少負文學年四十絕意科舉肆力于古文辭者十年又棄去不爲約同志爲省身之學一舉足一語言輒自點檢夜

則舉書所爲筆之書以考得失或告以過則再拜謝顏其齋曰
困學而屬余記之君之言曰某非能學也亦求夫處困之道而
已余曰君之志大矣哉按困卦水居澤下坎剛爲兌柔所揜窮
而不能自振之象惟二五剛中而不失其貞故雖困而可以无
咎雖劓刖而可以受福此樂天知命窮不失義之君子也君之
志大矣哉君又曰某非能如是其處困也亦求免于非所困而
困焉而已予曰非所困而困焉者妄進之象也六三陰柔不中
正乃欲推乎四以上進反爲四之剛所壓故曰困于石也君既
絕意科舉并所好古文辭亦棄去不爲是無干進之心矣有過
則書聞過則謝得用晦之道矣所患乎有言不信者爲其居困
而欲資口舌自免也君既無名之見存又何患乎名之廢也哉
君曰雖然某終懼夫困而不學也予曰古之學者修身踐行反

其過不及以進之中始于慎獨終于遜世不見知而不悔如是
已耳君有才不遇絕不以榮顯擾其心曰求夫闕失以期進于
寡過之地此險而說困而不失其亨也天下之學孰大於是所
爲君惜者向使早得賢師友之教不以科舉辭章耗其心力所
得必更有進焉因以歎俗學之誤人而困而知返者之難也然
以君之所爲而使游君之齋者跛倚之容不設邪僻之說不聞
實學之能感人如此况乎 朝廷教化之行其興起當何如乎

卷石勺水軒記

卷石勺水軒者余友陸子固亭之居也軒面易負陰直六弓許
廣容一榻坐可三四人窗南一小庭得其直之半廣如之中列
一峯約五尺許無離奇夭矯之狀對之穆然而靜石下一窪類
古甕可貯泉半升盛夏不竭雖遇注潦亦未見盈滿軒以是名

客有詣固亭者曰子何見之小也夫峯有橫有側有俯有仰有樹木之簞密有雲霧之翳翳其險者有若奇鬼猛獸千變萬化而不可測水有波有瀾有潮沒有停滯往復之致有奔騰澎湃之觀隨乎人之所得顧而樂焉沾沾焉一卷一勺之是取不已陋乎言未既主人笑而起曰舍所有而企所無者貪也忘其內而馳其外者妄也五嶽大山爲高齊崑崙則爲土壤四瀆河爲大入滄海則爲溝渠而太山不失其爲高也河不失其爲大也且吾聞一簞之覆積厚則成九軌之井不及則廢人患失其守耳失其守則雖吾之所固有轉睫而亡之又何外之可求客唯唯退余遂書以爲記

詒經堂記

六經之道同歸而漢儒說經渭之家法所謂家法者非必父子

天真閣集卷四十七

五

相傳一門之業也顧如梁邱氏之於易歐陽氏之於書賈氏之

於左氏春秋父子繼業或至累數世則學者傳之以爲盛事要

亦不數數然矣吾邑張子月霄博學嗜古積書至數萬卷病錢

遵王敏求記多小說家言而詒經之書多所未備嘗編次所藏

書籍於宋元諸儒經解儲蓄尤富擇其中世鮮傳本者一百餘

種庋諸所居詒經堂而屬予爲記詒經堂者尊甫心萱翁所命

名取漢書遺子黃金滿籩不如一經也翁於經學甚窳嘗採輯

禮記集注教授子弟見有古書插架未備者必手自抄錄至老

不輟月霄蓋根柢於家學者深矣夫自科舉之學盛而六經之

書名存而實亡方漢武之初置博士弟子射策決科經學於是

始盛而班孟堅以爲祿利之路則兩漢之傳經已難言矣今月

霄年未四十卽厭棄舉業博極羣書所著白虎通注廣釋名證

引該冷裛然成帙由此而益務潛心經術以發明先聖之道雖
從容斷至於古作者無難豈特如毛氏錢氏沾沾誇儲蓄之富
而已嘗攷元明之際吾邑之列儒籍者僅三姓曰言氏張氏林
氏言氏爲先賢之裔於今世有官祿而林氏無聞焉月霄之先
自前明正統中始登科目而有司表之曰儒英故至今爲儒英
張氏月霄誠能念其先服其教日涵濡諷詠於茲堂之中俾子
若孫世世勿輟焉所爲張氏之家法在是矣而又何求焉

淡成居記

余友吳瑣儒自何市遷城三十餘年矣凡六七徙而定居賓湯
門內顧家橋其以是爲安宅矣乎屋負陞而面堞纔十數楹門
逕蕭寂隔遠而鬪瑣備著書其中意泊如也屬余書淡成居顏
其室而并爲之記夫天下之味孰有逾於淡者哉元熊素膚肥

天眞閣集卷四十七

六

象臙肌不登於清廟之俎而大羹元酒可以薦鬼神而格上帝
豈徒以其質而已列子云啜菽茹藿自以味之極荀卿云祭齊
大羹而飽庶羞貴本而親用也淡固味之本也味孰有逾於淡
者哉瑣儒覃心經史多所著論奮然欲追杜鄭馬王而起不覺
爲詞章之學然見人雄辭俊辯未嘗不低首折服引爲同志遇
富貴人則望望然去之其意以爲交以求吾志之同非於志之
外有所求也今之爲甘言以悅人者求在利者也利盡則交猶
不交也交則未有不淡者也故凡與瑣儒交者商榷文史外相
對殊落落賓朋雜坐邊豆號啖瑣儒獨莊坐塞默而已膏粱文
繡之中固無瑣儒交人亦不樂交瑣儒也顧吾獨謂屏聲華遺
榮利猶淡之迹也漢末管益與華歆相交俱有高世之名其後
出處既殊志節乖異非其存於中者有固有不固與有味哉子

思子之言曰君子之道淡而不厭惟不厭而後成其爲淡也

張氏聞濤軒記

聞濤軒者前明建寧守張公所居張氏甲第縣巨城東北廳事
曰詩禮堂堂之西北爲軒枕川而屋焉川以北歲其別館世所
傳東澗老人牛野堂其先實張氏業也滄桑以後盡屬之他姓
至七世孫東巖贈公僅數椽矣公立志恢復旣重建詩禮堂已
又得聞濤故址而鼎新之落成之日陳司業祖范爲之記黃
之雋王僉憲材任暨一時名宿咸著歌詠軒額卽司業書也
余妻席爲贈公外曾孫妻父常依外家以居軒之南爲一木樓
余妻生於是余旣婚席氏時時得游聞濤子妻外大父巽園翁
娶於陳爲司業之孫與子母爲姑姪行每歲木樨時觴于軒中
余妻爲陳孺人所鍾愛至今猶時窺見一木樓也軒之東爲傳

天眞閣集卷四十七

七

望樓道光辛巳不戒於火時贈公之曾元吟樵煦菴謀欲別居
會鹿樵觀察以母夫人春秋高從河東乞養回籍觀察於贈公
爲本生曾祖以重建傳望樓自任於是鳩工庀材五閱月而樓
成東名曰恩齋其他亭館齋閣悉新而名之一木樓今爲萬卷
樓矣獨聞濤舊額如故著先德也吾邑前朝以第宅誇耀者錢
侍御銜蕭兵備應宮令錢氏懽存達順堂所謂小輞川者大半
鞠爲茂草蕭氏自迎春門至方塔猶稱蕭家廊下屋則屢易主
矣而張氏自建寧至觀察十世獨世世居之傾則植之毀則新
之抑何代有其人也余家舊居學宮之左自余始遷步道巷與
張氏隔一垣鬱攸之夕慄慄有池魚之懼方慨息以爲數不可
強乃不數載而跂如顰如視前且益壯麗未嘗不歎觀察之克
繼前烈而張氏之世德未有艾也獨余不能無感於聞濤者昔

吟樵之祖若父觴予於是吟樵觴余於是今觀察又觴余於是昌黎所謂久不死而觀居此世者俯仰今昔其能無慨也

洋川毓文書院記

毓文書院譚院予文所建也於是翁歿五年矣翁之子惠采走書幣延余主其席其地泉香而土堅其樹木蔚然而秀其屋宇隨山以爲高下居游爨汲咸得其所有田以穀有資以脯有書史以資講誦其規畫視都會書院有加翁可謂能爲人所不能爲矣人之善天地所寶貴玉必蝕益瑩珠必沈益精松柏經摧折而後成挫之愈甚爲之愈力則報之也愈遲而愈厚不然無以顯其異於有爲而爲之者也翁以纖嗇起家得貲不可謂不艱不以遺子孫而以公四府一州之士不可謂不奇事聞於朝予四品之階不可謂無所獲然亦以是得謗卽身後猶未

五真閣集卷四十七

八

息今人以數百金無端而公諸人未有不駭且怪者以其必有爲而爲之也故所爲愈公則愈疑其私宋大中祥符時應天府民曹誠卽楚邱戚同文舊居造舍聚書博延生徒講習府奏其事詔賜額應天府書院以誠爲府教授其事與翁絕相類然誠猶有所基且在都會事易集則翁之舉爲尤難矣雖然翁豈以是求名哉惠采述翁之言曰厚貽子孫者適以損其智而益之毒子宜薄之而已翁豈以是求名哉然使翁不以是得謗則人皆知善之可爲而爲善不足貴今事成而謗隨之至於身後猶未息天之所以挫之者甚矣然則爲之愈力而報愈厚者不於其身必於其後之人今惠采兄弟恂恂克守父志修敬無缺繡葺以時惟慙然以先人得謗引爲己咎余懼其自持也淺且疑其道不固不能無言至其初始之勇規制之善吳先生亮吉朱

先生文翰言之詳不具述云嘉慶二十三年歲在戊寅五月五日昭文孫原湘記

呂氏謨錫山館記

予講授旌德毓文書院每歲春至秋返至則遠近捧書北面者升堂成列誠彬彬乎績學之區矣顧三年中或來或不來或去來無常蓋邑多聚族而居族各有塾不常來也呂生廷儲歲必先至閒去不踰日生家廟首鎮去書院十五里徒步往返於諸生中業最勤然偃蹇厄塞亦無如生者豈窮達固不係乎學抑天之所以因其學者別有在也今夏忽數日去去則捧一卷來曰此吾祖耀廷公及祖母高孀人之遺訓也吾祖勤學勵行終不得志於有司因析產之半公其息曰吾子孫讀書者取於是不讀者無與焉孀人於是奮然曰吾夫子爲子孫讀書計誠遠矣敢不驅勉以相其以吾輯績所時別取息以佐膏腊之需閱

今三十稔所操益靡吾諸父念無以聚學則先志終隱取其半構屋近山之麓以徠族之學者命小子眡其鷲斲焉工旣竣願夫子錫以名而記之予詔之曰田疇易而求實雖耕矣必薺旣薺矣必勤其墾子之先植其基矣茲復從而賴粘焉則所以溉沃之者不可緩也雖然必相其宜墾者實之墾者柔之渴者澤之黏者疏之反是則雖勤而無功是故耕者必備其物學者必備其文者據疏通一有不至非學也圖史典籍一有不備又無以學也子之鄉多重山互嶺巖峩嶢之間必有異書如鄉媪宛委之勝者子其求而實諸然後屏棄俗學芟其枝葉掇其菁莪以淑其性而厚其情惡知先德之所貽不在於子也且子誠盡其方矣外之得與勿得又何計焉因名之曰謨錫山館而顏

其堂曰承志嘉昌氏之善承其先也

芮氏碧琅玕山館記

予館洋川之三載將有事太平道經稷山處其石縝密鮮潤停
輿覽焉二芮子揖予道旁因得過其所謂碧琅玕山館者則向
所見猶非其至也館據於崖因石以爲屋盤而大者軒以進之
廉而銳者齋以聚之竦矧而岩壘者閣以面之屈曲而巉峿者
廊以竊之由外而入宛如壺中不知若爲山而若爲屋也最後
有嶠嶠然獨峙者曰瓊瓏石曲汎以爲池曰寒翠泉石最巨麗
不可以屋垣而門焉亦限於崖也屋無多楹雲欲於床霧散於
室重嶺復壑爭奇競秀之致可閉戶而得夫人營一墅必匠而
山之太湖羅浮不可致則不擇地而採膠珍斧鑿以爲璘珣累
歲始就一山之費恒數千金以此眠之其何如也然後知奇巧

天與閣集卷四十七

十

之發乎人者仍因乎天百其智千其力以求一向天而不得純
乎天者不斲巧而巧至而又因以歎奧區靈境之不易得而得
而棄之者爲可惜也往易湖洪先生爲予道碧琅玕山館之勝
心遙慕之越十五年而始得遊歷讀壁間先生所爲記雖辭奧
句潤色其事山川之靈非得偉人奇士以發其槩則亦湮沒而
世無知者已抑予觀記語諷主人於館之比博焉以盡收月山
畫嶺幽竹虹落諸峯之奇先生豈徒以眺覽之樂其謂因天以
成者吾旣無負乎天而天之資乎人者無盡沾沾於目前之所
成者猶棄天也此則先生之意也二子其有味乎斯言哉先生
名亮吉二芮子曰俊曰組昭文孫原湘記

張家墅王氏揭置義冢記

張家市王君雨巖推所有附近之田以設義冢冢計十晦以三

晦半供族葬以六晦半公諸里之貧者別推田十一晦有奇以輸國課以備祭掃之需而自述其緣起曰此非小子霖之能也予先人之志也癸未歲之災先人出粟以賑七鬪之人既得先生之文垂諸家乘矣惟是被災以後敗棺遺槨纍纍然在目也先人臨歿諄切以爲命日月奄忽苟一日暴露則先人之志一日未償用是不敢緩敢請記之于惟國家涵濡百餘年所以謀澤及斯民者至纖悉也邑有廣仁局方春之時駕小牒以收暴露者四野相望豈猶澤有未徧與而敗棺遺槨所在皆有子孫旣不欲以祖父骸骨官爲掩埋而又詘於力此澤之所以雖徧而未徧也古者墓大夫之職令國民族葬而掌其禁令使皆有私地域其亦以掩骼埋胔之舉澤及於一時而官之澤之不若民之自爲澤也是故族葬之法行而世無不舉之棺今王

天眞閣集卷四十七

十一

君更能廣其惠於里人所以持宣

聖天子澤及枯骨之至

意而益衍先人之德於無窮其用心之摯又何如也使聞王君之義者咸觀感而則效之由是而行之一鄉由是而行之郡邑由是而行之天下是卽周禮相葬相救之意也然則君之是舉其澤遠矣道光六年三月孫原湘撰

墓銘

贈刑部主事四川蒲江縣知縣張公墓誌銘

姊婿比部張君燮衰經踵門請曰余先人之葬二十八年矣未刻銘於幽宅今將奉吾母錢太宜人合窆焉願得吾子之文納諸墓以昭示後世子辭不獲已乃按狀誌之曰公諱應曾字若谷號荻州世籍常熟曾祖永禧祖翔國子生考授州司馬父見龍字觀光隱德不仕兩世俱贈如公官觀光公以孫貴晉階奉

直大夫公高才而好學少遊陳見復司業之門補博士弟子員
試輒高等既連抑省試慨然思覓諸設施乾隆乙亥江淮大饑
詔許入賑荒錢公得蒲江知縣蒲為漢臨邛地境僻多盜公
至偵得巢窟捕七十餘人寘於法縣民錢某營大邑劉姓簡州
傳某誣為奴且言曾行竊于大竹劉因請離異公折以錢籍蒲
而云簡州卷言黥突頰臂無驗是必劉所使民得白治蒲十
年多所興利蒲水源出名山縣名山民壘水擅利公為濬龍爪
上下二堰引入境又濬張公等堰十六道溉旱田一十八萬二
千畝增墾田八十二頃有奇縣以是饒其他厚積財修城垣端
士習守土之職靡不具舉近世以進士起家為令者其盡能如
公之政教否也俸滿入覲假歸得疾卒於家年五十有六方
易簣時比部猶垂髫錢太宜人持之泣曰側室之子即吾子也

天眞閣集卷四十七

十一

請勿以為念故太宜人訓比部特嚴而陰語其副陳太宜人曰
若為慈母吾且為嚴父矣及比部成進士入詞垣人宜人曰吾
今始不食言於夫子公以嘉慶元年覃恩贈刑部主事原配
陸氏繼娶錢氏並以孀人蒙恩晉太宜人子一變也女一適
長洲陸肇堅墓在常熟縣北之頂山銘曰
學焉而不得仕也仕焉而不得徒也噫嗚命也志未竟也有子
之令也天所以報其政也頂山之易粉榆薌兮旣安旣固子孫
衍兮我銘公藏無溢善兮

外舅應辰席公墓誌銘

乾隆五十七年十一月朔妻弟席世昌奉外舅應辰公窆于縣
北山桃源澗之西蓋距公歿十四年矣余初為公婿值江陰蘇
琦來館公家與余酌酒賦詩意相得公抱幼子旁睨領之余有

潘陽之役臨別公向余泣下意公以余年少不任行役而不懼
爲永訣也臨歿顧女曰婚後當貴第性剛恐易折耳明年南還
公歿已一載余妻向余述之相視流涕公性仁懦遇人啣啣恐
傷其意拙于治生田百畝租入不自主計嘗一日至公家鄉人
男婦雜至持籌者上坐責逋甚急公從旁爲之緩頰曰某田瘠
今夏且旱盡減之上坐者揚目視公公默計其所入裒錢還之
其長厚多類此公歿之九年幼子世奇亦死而蘇君者老且病
不復能來城市余自顧頽然一諸生回念曩時忽忽如寢寐不
知何時能副公之望也公先世自關中徙吳之洞庭曾祖虞部
公諱啓寓始遷虞祖封翰林公諱永恂爲陸清獻公高弟父中
書公諱整晚歲得子誕之夕羶流星入漢名公光河字曰應辰
公生于乾隆六年十月二十一日卒于乾隆四十四年七月十

天眞閣集卷四十七

上三

四日年三十有九配張孺人子二長世昌邑諸生有文行次世
奇塲今附公穴女四已嫁二人孫原相吳璋銘曰

仁而天兮莫測其理兮盈豐其德而嗇其齒兮生無悶兮死有
憾兮誰與叩蒼蒼而問兮

誥授中憲大夫河南開歸陳許河務兵備道一亭蔣公

墓誌銘

公諱果字華林一亭其號世居吳之常熟曾祖伊康熙間官監
察御史出爲河南提學奏減蘇松浮糧世稱莘田先生者也祖
廷錫文華殿大學士諡文肅父洲以蔭累官山東巡撫公生長
世閱折節力學如寒素不屑屑于章句手鈔前代名臣奏議思
一見諸設施爲國子生連試不第以貲爲縣令授河南襄城調
汝易又調洛陽調祥符遷許州牧擢守懷慶調開封明年擢開

歸陳許道以緝匪不獲吏議落職相國阿公方行視河惜公才
奏畱效力遂以勞遣疾會方有旨起用比入都而疾不起矣
其在襄城也值金川用兵襄城地當孔道公預購民間牛車多
儲芻藁牢廩兵至咄嗟辦一不累民洛陽縣界北邙山東漢諸
陵及唐宋名臣墓在焉雨久傾圯民因緣發冢骨暴原野公至
悉爲掩埋捕奸民李林等寘之法及任郡監司大府倚公如左
右手遇疑獄間令鞠讞公敏決詳慎多所全活柘城王立山挾
左道聚衆令以謀叛聞公輕騎赴之謂民毋恐直入賊巢縛其
魁以歸令猶株連無辜公言于大府悉得釋公前後在豫二十
七年於河務尤諳練官許州時以事至省值紅沙閘暴漲公聞
立出三千緡募役堵築或以越俎爲言公喟然曰國事民命豈
有畛域耶河勢南趨故南岸爲北岸公于大柳寨開濬引河別

天眞閣集卷四十七

西

築南堤先是公嘗請修崇璫壩中丞何公以時過秋汛欲緩之
公言今深冬水陡大瀾直逼埽根一經春漲恐溢溢不可治力
爭得請明年水陡長他埽隨廂隨壘獨增修工歸然何乃歎服
至是以開濟委公公估計調發費省而功倍于是有開封之命
此公居官行事之大畧也至性醇篤事後母如母門以內融融
怡怡從父舅弟以下有不給者析產贍之置敦睦田如于敵分
潤宗族多寡以服爲差年五十有七子四光祖戊申科舉人光
弼丙午科舉人光顏太學生先公卒光庭孫二懷坦瓌城諸孤
將奉公櫬窆于縣治西六里支家莊其字新甲以狀來請銘爲
序其世次官闕治行之實而係之以銘銘曰
侍御清節在洛川繪十二圖如監門惠澤綰綽衍會孫聿繩祖
武官河南河湯湯兮激滉溪魚弗鬱兮柏冬辰公一呼兮徒雲

屯洪濤碎萬杵震奪赤子命馮夸宮蛟龍俛首不敢吞金隄
輩固狂瀾安萬戶尸祝公之功性資清強復寬仁藹然孝弟敦
彝倫盤錯未展中道速光厥遺緒望後昆摛詞刻石垂千春思
公清芬視此珉

河南鎮平縣知縣曾君墓誌銘

君諱涉字自牧牧庭其號先世居晉江宋靖康末觀文殿學士
懷始遷常熟曾祖善瑞祖元復考立誠並縣諸生君年四十餘
舉南京鄉試又十年始成進士先以會試大挑二等例得校官
除江寧府教授會截取知縣檄至曰上旣畀我民社矣就間
曹以自逸非分也謁選得河南鎮平縣先是君兄濟官羅山民
愛之鎮平民聞君至爭相告曰此羅山君弟也舊例縣胥分轄
四鄉遇事則持之君爲罷其例離商楊姓素橫誣某劫奪前令

云與閣集卷四十七

五

如楊指某誣服君至察釋之豪右咸怙怙每鞠一詞務得其情
疑則歷訪數十里不憚勞瘁得寒疾卒民爲罷市父老攜
麥飯來奠者道相望貧不能歸喪邑生劉純德曾繪藻出車脫
驂爲賻郊外素冠送者數千人純德繪藻復裹糧走送百九十
里揮涕而返道出新野觀者喟曰此非所謂好官不要錢歸去
後盤纏之鎮平君耶其得民心如此君以嘉慶十四年五月之
官十月卒爲政百四十日明年其孤福謙始得奉君櫬還窆於
虞山西某字之阡衰經奉行狀來請銘君與予先後領鄉薦一
出羅源阮先生之門余好論議君顧訥訥如不出諸口然雅相
善也余遺兒文杓從君執業君亦令福謙來學福謙在吾門最
醇謹未嘗妄言予故采次其語君平生於周易一書精力頗殫
著有易說四書精義及詩文集如千卷藏於家先孺人錢氏後

孺人張氏子二福謙祐謙女一嫁翁人鏡孫女二俱幼憶兩載
前君嘗語予夜寢白鬚吏持刺促君歸政醒而詫怪政與鎮通
殆有前定耶銘曰

六十而服官民曰來何暮也服官而五月天胡奪之遽也吁嗚
曾君澤民未深何以得此於民心秦坡之東鬱林葱蔥此古循
吏之幽宮

長蘆都轉鹽運使司鹽運使前署湖南按察使司按察

使李公墓誌銘

公諱世望字蘭臺號玉樵系出宋忠定公其後由梁溪徙崑山
遂爲崑山人曾祖鳴球祖緝祖熙父惇歲貢生舉鄉飲大賓皆贈
如公官妣皆淑人公少績學受知于尹文端錢文敏兩公名燥
甚走書幣延致者趾相錯年四十七始成進士授刑部主事充

天項齋集卷四十七

十六

提牢時捕繫山東亂民王倫餘黨又金川逆酋就俘圍圍爲滿
公襍被值宿宣勤最著員外郎總辦秋審處引律比例如衡
之平先後掌部務者爲劉文正公舒文襄公英文肅公皆尚公
如左右手 純皇帝知公名授雲南迤東道丁父艱服闋

補湖南岳常澧道旋調鹽法長寶道擢長蘆鹽運使乾隆丁未
庚戌 翠華兩幸津淀公疊蒙 召對 賜宴 賜克食 賜

貂皮大緞荷包等物公以一書生受 天子特達之知不十年
官至監司位三品恩接備厚禮賈優縟人咸爲公榮而公冰兢
淵惕益矢勤慎處膏腴之地而淡泊一如寒素其在長蘆也
嗇價清鼓鑄脩江隄以衛民田勘水災以請民命其在長蘆也
儉以恤乏商惠以寬丁力謹出納以杜侵漁嚴關防以絕饋送
任楚時先後三署臬使多所昭雪興寧某甲誣乙謀殺其子公

廉得子論甲如律桂易民女爲惡少圖姦致死陰賄女家寢具
獄公立寘之理其發伏適奸多類此所至興復書院好獎飾士
類遇事盤錯殫心焦慮不敢稍有苟且朝廷方嚮用公而公
遠得疾引還詠歌林泉者十二年教子孫以禮法處婦族有恩
惠以嘉慶八年九月卒年七十有八配王氏贈淑人子以健乾
隆辛丑進士山西鳳臺縣知縣刑部河南司主事孫三存厚光
祿寺典簿培厚郡庠生增厚曾孫二德郊德祚以健將于嘉慶
某年月日葬公于某原來請銘銘曰

學早成名晚達四十七始釋褐魚縱壑鴻遇風衣繡豸七載中
汝分藩汝陳臬領鹽官置飛雪瀟湘水渤解波李使君惠澤多
賦歸來闔梅窩闔一紀怡嘯歌垂八秩始返真子隆隆孫振振
馬鞍山易吉壤新我銘公藏勅貞珉蟠根奕葉垂千春

天眞閣集卷四十七

七

誥授奉政大夫浙江宣紹台海防兵備道張君墓誌銘
張君子和以嘉慶十三年春由刑部郎中擢浙江宣紹台兵備
道蒞任甫一月卒於官越四年其子定球等將奉君匱窆焉來
請銘君爲予姊婿贅予家時予方數歲不一載姊歿君視予如
姊存時稍長以文字結懽過從尤密予侍先君宦藩易移上邨
君皆與偕應試同舟車及官京師同邸舍四十年中親密款洽
者莫如予審君志行學植者莫如予銘非予誰屬君諱變字子
和世爲常熟人曾祖翀國學生考授州同知祖見龍父應曾增
貢生四川蒲江縣知縣兩世並以君官戶部主事時贈奉政大
夫如君官君少工駢麗之辭乾隆戊戌庚子兩獻賦行在

召試二等年三十六始舉京兆四十一成進士入翰林
改戶部廣東司主事補刑部雲南司坐辦直隸司事派秋審處

陞本部江蘇司員外郎轉陝西司郎中四次扈

蹕木蘭一

典試江西得士梁崑等九十四人三謝案喀爾心天津所至梅廉平君爲京朝官十年未嘗一夕得安寢雞鳴而駕日昃脫輦夜燭治官書甫貼枕聞雞鳴又出矣予始寓君舍以爲適然耳久而知其勤於官終歲如是也及擢觀察道由吳門或諷暫歸省墓君念海疆重任揚帆逕行予追至途次君握余手曰盜紹台地皆濱海官之者如戚南塘唐荆川能舉其職予何人斯予死是土耳歛瘞而別時海盜蔡牽方時時窺盜波提督李長庚禦之久不克君書生思以一麾澄清海甸上中丞阮公書以海氛未靖由於內匪之通綫接濟此時惟有重保甲以嚴稽察懸賞格以待告捕禁買米以杜影射遴委員以專責成使奸計不售盜源自絕又自念言之易行之艱一月中章皇疲欲疾大作

天恩閣集卷四十七

六

寢四日而歿春秋五十有六君狀貌短小精悍內實溫謹遇事恒過於勤慎少時思以辭章名世下筆纒纒數千言自謂無足存者欲注晉書遍購六朝文集小說雪抄露纂久之迄不就及官刑曹則又屏棄研削勞心案牘一獄未成恒廢眠食蓋君之精力實已中槁矣旣膺外擢日以曠職爲慮雖設施未究然觀其論議慷慨以盜戢民安爲己任則古循吏之志也使世之君子盡如君之存心亦可以無曠厥官矣君嫡母錢性嚴君奉其生母陳與繼配吳事之甚謹錢有姪早亡君撫其女擇配刑部主事林縣劉華峯爲資遣焉官刑部時再遇 覃恩請以己封典馳封叔父某皆事之可書者自奉儉約惟積書至數萬卷丹黃雜施詩境中和自少經歷蜀道及西上太行南探禹穴以及塞外諸奇悉被歌詠著有味經書屋文集如千卷藏於家子

定球定珣女五人適李孝曾吳憲徵姚肇堅李文沅楊希銓孫
男六人蓉鏡芝鏡蒲鎮恭銘華鑣莒錄於嘉慶十七年十二月
廿一日與原配孫宜人繼配吳宜人合窆於虞山桃園澗之阡
銘曰

繡衣使者控解疆夜登招寶籌南洋頭戴天星髮蒙誓清盜
藪絕盜糧橫刀賦詩慨以慷瓣香私淑荆川唐力不逮志神仿
徨福賞易秀蘭摧傷君才五色追王楊殿前作賦殷瑤閭既習
吏事空文章竟賚壯志歸孝芒方今澗氛掃雷礮告君冤鬼應
激昂復真北麓氣鬱蒼我銘紀實無慙惶

墓銘

文學高君墓誌銘

君諱崑源字河宮先世本燕人唐初遷晉之霍尋又徙汴宋高宗時諱世則者以南渡功官至太尉賜居臨水太尉公四傳至通議公諱志端避兵心之格碑里始家焉其後十二傳至處士公諱鏐以孝行聞君之考也生二子長卽君君爲人和易坦衷內外如一有媒孽之者置弗較遇戚友禍患則又如身受之不以排解弗能已也少讀書甚衆以博士弟子員兩試卒困去爲兵刑錢穀之學客河易數年念處士公老決然舍歸友愛其弟愉愉怡怡老而益篤人謂高氏能以孝弟世其家卒年七十有奇配張氏前卒繼配張氏子三人長朴先君卒次維桓次維栻來請銘者桓也余惟高氏自通議公下幽光累葉矣君又畜德勵行宜有以顯于時而卒不顯豈天不欲貴賢者耶抑將養其根加其膏遲之又久而後報耶狀稱君晚年學益勤氣益下惡所居畧別構一椽顏其額曰恕噫恕吾知其免于恕也夫是可以銘銘曰

亨其德屯其志屯一時亨百禩勒幽宮詔來嗣

署廣宗縣知縣袁君墓誌銘

今上御極之十有二年 詔下所司將以明年二月 駕幸天津於是直隸總督檄所屬下江浙籌備舟楫署廣宗縣事袁君實膺其任炎蒸載途兼程南下於道遺疾抵蘇郡而卒時七月十五日也君爲吾邑蔣氏婿與子有文字之契君妻弟蔣君繼

燭率其孤修敬衰絰踵門請誌其墓予不能辭君清耀玉立風
度嫻雅爲文有華貴之氣世皆以館閣期之乾隆己酉以拔貢
廷試二等授靖江縣學訓導教士有法監龍城書院捐俸以
助膏火生徒益盛浮沉冷官者十二年大吏交章薦得 旨以
知縣用然非君志也分發直隸咸以爲書生不足恃適奉臬使
檄捕盜山東單騎往不匝月卒擒以歸上官始奇其才俾攝廣
宗廉明斷決吏皆讐服泄事三月未嘗輕用笞杖曰刑以懲奸
一不慎則無罪之民先困矣會南行之役民遮道泣追送數百
里外先是往歲六月總督知 上意將幸津門檄君行既集事
奉檄停止君經理有方千艘往返一不以累民然君之疾實中
于此至是疾復發遂不可爲烏虜君以文章淹雅之才折習爲
吏又不能從容簿書之間至賁志以浚良可悲已君諱斯麟字

天真閣集卷四十八

二

厚堂號筠亭世居華亭之洗馬橋高祖國梓順治己丑進士嘉
興府知府祖璿父秉直今官湖北按察使母徐繼母查君四歲
失恃事繼母至孝配王繼配蔣子一卽修敬女二適吳傑郭某
君有遺集五卷吳傑手輯之銘曰

文也而未顯于時治也而未竟其施非無植之非無翼之而命
止于斯天或者不豐其本而蕃其枝我銘幽宮以詔來茲

敕授文林郎廣東欽州知州李君小雲墓志銘

余年十二三過張子和有褐衣敝屣據高座譚文者其辭滾滾
可聽子和曰此余中表李小雲也自是遂爲忘年交及余入翰
林君適需次京師同寓舍同車而出及君解組歸田同遊天平
元墓諸勝嘗登西山君指湖光煙靄間曰此中埋我骨他日志
吾墓者君也未意一轉睫間其言遽驗勝游如昨人之云亡余

雖不文其敦不踐前約謹按狀君姓李氏諱書吉字敬銘小雲其號先世自中州徙吳十二世祖贈承德郎諱乾占籍常熟承德生遇春嘉靖戊戌科進士工部屯田司主事自後潛德弗耀祖璜精於醫著有仲景傷寒論集成行世子三鑑鎮詮詮字鈍菴君考也祖父並以君貴贈文林郎如君官鈍菴習刑名之學嘗陰潛人臨歿謂君曰努力讀書食報當在汝矣君舉乾隆庚子京兆試以三通館瞻錄敘授雲南宜良縣知縣醫雲南縣兩署永北廳同知丁母憂歸服闋揀發廣東署豐順縣補龍川調澄海以秩滿升欽州知州欽州瘴厲之地君旣屢膺遷擢屢不果至是始晉一階而年已七十二矣決計引疾遂不復出君精明練達所至務有以自見永北爲迤西輿區轄五土司號難治君悉意撫夷而懲漢奸之入夷者井里羅漠水田晦爲麗

江木土司夷寄居佃種田久易主而麗江猶徵其丁賦乾隆時緬甸用兵協濟永平夫馬沿例歲索代雇銀土練自康熙時裁撤一逢徵調猶飭召募三事皆爲民害久君上書制府悉禁除之積困以甦粵尙械鬪事發則賈凶君請照聚眾傷人例以主謀者擬抵餘釋不問凡盜得財者皆斬粵例入室者斬接贓者戊于是彊者卸罪於弱君按實論罪盜始畏法生平膽畧自負維西粟粟夷煽逆君從覺羅琅公往勦雪山上下六十里阮谷皆白人馬淖入立斃君手竹竿率先探險軍士乃得成行大軍駐瀾滄江命君日過江偵賊瀾滄江者黑水發源飛湍迅流濶以獨木會大雨陡漲不得渡君以木筒貫巨繩繫對江兩大樹後高前低縛軀於筒以溜將達則前反昂俯視點點欲墮賴溜接乃免抵岸峭壁竦立賊伏毒弩以伺君購綫深入悉得賊情

大軍依方進勦事以平是役也人咸謂得殊擢而君以母喪急請歸不言功也君雖勤於吏治酷喜文字嘗謂俗之不淳由教之不失所至振興書院尤以養正之功童蒙爲亟在粵時編設義學十五以上曰志學八歲以上曰幼學悍鷙之俗一變焉所著述有寒翠軒詩集六卷文集三卷澄海縣志二十六卷卒年七十有六配氏徐子二孝曾華曾俱前卒孫男二昌構昌櫟來請銘者構也以嘉慶二十五年十一月葬於邑西南菱湖之北字號新阡銘曰

成偈賅袁牢竇蠻花犴草霑仁風朝橫堂背琴暮揮盾鼻豪心存報國身鴻毛拂衣不自言功高酌倉泉抱廉石造適心終不易滇山粵水二十霜霜髯拂拂還故鄉至今兒童蠻女蘆管吹甘棠宛山東菱湖北碧水一區瘞青白千春摩挲眊此石

徐君墓志銘

大真閣集卷四十八

四

蔣君因培之甥徐祿昌攜其舅氏書憂經踵門而請曰祿昌天地間之罪人也先君子之歿也祿昌方在襁褓閱八年世父窆先大父於無錫縣治麻家壇舜柯山之原而以先君子附祿昌纔十齡隨母依舅氏山東不獲親負坏土煢煢孤露所恃以鞠育教誨者惟先夫人乃年垂三十未能謀升斗之養而先夫人又歿茲奉母喪南來將謀合窆於先兆無所盡志於吾親敢以銘幽之文介舅氏以請予惟世之論人者上必取諸豐功偉烈其次奇節異行其次高才盛名若夫至行醇備循循倫紀之間道足以淑世而厄於時量足以濟衆而詘於財學足以顯名而嗇於遇而又不欲爲矯俗驚世之行以震眩耳目此潛采晦昧爲子孫者所爲撫膺流涕於先德之弗彰也昔先王以六行

教人曰孝友睦婣任卹而已此而弗稱述則德罔勸俗之日媿豈不以是哉然則予於徐君其能已於銘按狀君諱汝蕃字西園世籍崑山爲刑部尙書諱乾學之十世孫以內閣供事議敘府經歷未及選而歿年僅四十有二少受業於姊婿楊芳燦爲詩文有法度所與游皆知名士好急人之急坐困無所悔游幕千里以贍其親歲時必歸省凡志力可爲親盡者靡所不至嘗與諸名流齏集舉有唐詩人各言所志或李杜或王孟君獨曰吾慕邱爲衆莫測所謂曰慕其行年八十猶得事親也卽君之至性可知矣卒以奔走勞費得疾年不逮中壽是可悲也配蔣孺人子一卽祿昌孺人爲因培之姊暈勉承順於孝行尤篤姑病目旣瞑矣恍惚至一廨有神趣之出曰天許爾婦減算益爾矣醒而病若失果及十二年而沒有康軀者嘗爲孺人售鍼術與之錢輒弃而不用曰此孝婦之錢將以示子孫也銘曰名不遂行無悔捧檄而違親令孰與負米之貴如影響有淑配孝恐人知帝則謂同穴雙雙閨幽窳我銘其藏庶無愧

光祿寺習正席君妻陳安人墓誌銘

往予居學宮之左與席芳谷席子侃俱隔一牛鳴地然予未識芳谷也嘗一日天寒過子侃飲有長鬚持陳孺人赴入子侃曰此子族兄芳谷之偶芳谷負才不遇孺人能以道義相慰勉以故芳谷屢蹟而學日益進好聚古書名畫賓客文讌無虛夕孺人多出奩貲助之族中人皆稱其賢語未旣予妻母張孺人至詫曰芳谷喪偶乎是能善事其姑姑性嚴小不如志輒被詬責獨此婦得其歡心吾嘗謂安得娶婦如芳谷婦今已矣時蓋子侃猶未娶也又數年予始因吳項儒識芳谷時芳谷已再娶猶

出其悼亡之作示予其伉儷之情如此中間予奔走南北與故鄉親戚稍濶及予假旋芳谷時時過從時已俱非舊居矣而蹤蹟視前轉密蓋席氏自予徂歿後予無可詣者已今年夏出所撰陳安人行狀將以明年 月 日葬於虞山北麓廣宇號新阡乞爲幽宮之銘回念與予偁飲酒時忽忽已四十年距予偁之歿又已十五年而予與芳谷當時兩少年今已皤然兩翁其於今昔之感爲何如也則銘又奚容辭按狀安人姓陳氏父永復附貢生母徐孺人年十九歸芳谷逾年生一女以產疾卒年二十女亦旋不育今男子三人女子二人皆後娶楊安人出芳谷以續增土方例入贊爲光祿寺署正故得贈安人銘曰結禱一載緣何短也閱四十年葬何緩也非久殯也惟其慎也生不逢死得封烏虛其亦可以無恨也

墓表

封翰林郎翰林院編修寶應學訓導陶公墓表

封翰林學博陶先生於道光元年十一月某日葬於邑大河鎮先塋之次未及具銘幽之支明年其子貴鍊書鑑具狀請余表諸墓上陶氏於前明嘉靖間自崑山來遷五傳曰世澤以篤行載邑志子元淳康熙戊辰進士 廷試對策請減東南田賦當軸者抑之除廣東昌化縣知縣治行爲天下最歿後崇祀名宦世所稱子師先生者也昌化子二貞一康熙壬辰進士官翰林院編修旋以母老乞歸 世宗朝被薦與修明史正靖

雍正庚戌進士歷官太常卿多所論奏直聲著朝野編修子承勛國學生子五長廷埈次卽先生次廷壇廷垣廷垣廷垣早卒先生兄弟四人並以能文著聲膠序邵叔占先輩嘗作詩扇爲

贈落句云爲文我欲從先進最愛君家有典型先生出入懷袖
六十年紙墨如新也乾隆乙酉與廷埭並舉於鄉屢試不第授
經以養親辛丑大挑二等選寶應縣學訓導核官無論府州縣
之副皆曰訓導不掌印事皆備於其正先生曰是於某宜縣有
喬侍讀縱棹園具水木之勝就其中與諸生考校德藝士咸奮
於經術如劉水部台斗朱孝廉彬宮詹士彥其尤著者尋以母
病去官母喪服闋而截取知縣之檄下先生眷戀松楸遂不復
出家居以讀書課子自娛評點漢魏唐宋諸名家集旁行斜上
丹黃爛然取先世子師先生以下文集校刊行世吾邑濱海地
僻而飲食服御奢靡與郡城埒子弟藉父兄之勢往往解衣怒
馬豪飲縱博以爲樂而先生家子弟獨恂恂禮法足跡不涉家
術凡教其子者輒舉陶先生家法子貴鎮與廷埭子貴銘同舉

天眞閣集卷四十八

七

乙卯鄉試兩代兄弟同榜士論榮之而先生意泊如也已貴銘
與貴鎮先後卒而先生獨以敦龐淳固年躋大耋重遊泮宮可
以知其所養已嘉慶二十四年恭遇 仁宗睿皇帝六旬

萬壽推恩中外先生以外孫楊希銓官 馳封儒林郎翰林院

編修二十五年七月 龍馭士賓先生聞報北向長號遂

得疾比 哀詔至而先生歿已十數日矣年八十有五先生

名廷埭字玉立晚自號約齋配潘安人孝子太液之後履周之

子子三人貴鎮乾隆乙卯 恩科舉人充 實錄館謄錄議

敘知縣前卒貴鎮邑庠生貴鑑嘉慶己卯科舉人女三人長李

俱未嫁卒次適刑部主事楊景仁希銓父也孫男三人景淵貴

鎮出景治貴鎮出景鴻貴鑑出孫女五人先生之妣席孺人余

妻之姑母也貴鎮又余同歲生稔知先生之行誼遂撫其大畧

勒之于石

吳素菴墓表

前史有隱君傳余嘗讀之輟卷而歎世之抱幹濟而不顯於時
湮沒於荒陬僻澁者多矣其得列於史百不一二耳若吳素菴
者非其人與去郭東北三十餘里曰吳墅明洪武初有土良者
自城徙居土良孫訥爲都御史謚文恪而其族始著吾邑郝墅
以姓著者若徐墅何墅周墅其子姓俱他徙獨吳氏世世聚族
居自文恪至今幾四百年矣其地土高而沃衍樹吉貝爲業宜
種花牡丹有火輪者移他處輒不繁而吳氏特盛素菴尤勤於
種植喜購經史圖籍花時延客評賞取陶靖節詩意顏其室曰
賞趣暇卽讀書其中頗留意經世之術然足不踏城市世亦無
知之者乾隆二十六年合河康茂園先生宰昭文慨白茆水利

委吳開集卷四十八

八

之不脩歲多旱澇揀小舟相度咨訪公李墓塘入周涇口望吳
墅烟雲竹樹之美隱隱蒼莽間喟然曰此中有人在逕造君
居詢以應濟諸河素菴出前明耿侯水利書口講指畫極言今
昔形勢不同白茆外口昭慶沙橫亘海中高內河數尺浚白茆
則旋淩旋淤且功鉅而民擾宜開許浦以洩尾閘濬梅李塘以
通入浦之道而導白茆北港口使歸徐六涇以入海康侯題其
議欲挈至署以督辦任君堅不可會侯去事亦已又十年而糧
道朱公始興其役灣者徑之蠲者撤之於是渾潮關入支河不
數年白茆卽淤蓋素菴往來徑浦孰悉原委支幹於耿侯書條
分縷析一以紅簽標置其處而又與詩老王柳南善講貫規畫
瞭若指掌非沾沾執古書以肆論議者也素菴名汝謙字尊光
文恪十世孫以乾隆四十八年九月二十四日卒年六十有二

娶瞿氏生若木南極騰蛟俱天繼娶王柳南從妹也不賢行生
錦棠天璋太學生女七適許作梅胡廷榮鄭士泰瞿出適許士
良高蔡司馬泗朱文煥王出孫二來復天一璋娶於席爲余僚
婿來復又子婿也故于君之行知之詳璋旣於乾隆五十七年
奉君榷合窆瞿孺人拜字圩新阡後十六年而王孺人卒又七
年耐于君之兆以葬君也少事不備請爲文以揭諸墓予嘗病
諛慕者率纒孝友睦婣套語故皆不書書其可稱者

封奉直大夫刑部湖廣司主事原任浙江浦江縣知縣

言公墓表

吾邑言氏自

聖祖朝隼設五經博士以先賢七十三世

孫德堅承襲德堅弟德基贈奉政大夫山西保德州知州奉政
生鈞鈞生如洙如泗如洙嗣大宗均得 馳封翰林院五經博

言氏原集卷四十八

九

士晉贈知州如泗由恩貢授山西垣曲縣知縣歷官至湖北襄
陽府知府生子四公其長也諱朝楫字耐偲以乾隆壬午科舉
人授安徽婺源縣知縣調知貴池會襄陽公罷職歸公亦移疾
歸養比再起知浦江縣不逾年又乞還遂不復出襄陽之里吏
議也以直道忤上官而公亦膏才猷自見不能委曲承令故再
仕再退卒不竟其設施公固善書歸田後惟以古帖自娛竟日
揮翰不倦襄陽好遊覽公闢漁隱外莊水木明瑟相隨釣游其
中襄陽夫婦年九十餘公亦年七十嬰媿孺慕人爭羨之好酒
時以縱飲寄其抑塞磊落之概嘗一夕會飲酒酣自循其髮歎
曰僕衰矣復何求所懼不獲終侍父母耳襄陽年九十八而終
妣衛恭人九十九而終公以蒼顏白髮盡孝養飾終之禮吳中
士大夫家未有若斯之盛也公爲人明敏有才幹在婺源日俗

好訟公立一告一訴法訟以簡貴池民鬪毆誤傷其弟婦繫十
九人踰年而獄未具公至察其誣繫者盡釋居鄉遇利濟事不
避嫌怨與諸弟友愛無間家產悉以推弟僅取鄉間老屋數椽
以弟朝標官 馳封奉直大夫刑部湖廣司主事嘉慶二十一
年九月二十八日卒年七十有八配屈宜人景州知州成霖女
來歸之日翁方任垣曲宜人事封翰博夫婦能得其歡心既隨
公歸養事翁姑承顏順志四十年如一日襄易夫婦得優游以
屆百齡宜人孝養之力爲多後公一年卒年七十八子男六人
尙燦廩貢生前卒尙燦舉人廣東瓊山縣知縣升儋州知州尙
炯恩貢生尙照恩貢生前卒屈宜人出尙燦州吏目前卒尙熙
浙江候補通判側出女七人孫男五人女七人曾孫男一人女
三人公墓在邑南鄉桐涇橋之新阡公嘗病世俗諛墓之詞自

天長閣集卷四十八

十

序戒諸子勿乞銘於人故未有銘茲以嘉慶二十四年十月二
十七日尙燦昆季奉屈宜人合窆焉禮也狀公行事屬余書其
墓上之石余少以文字受知於公既從京師還過從尤密自謂
知公深書之如此俾後之人知公有濟世之志三爲令而未竟
其才所得自盡者倫紀之間而已

楊玉山墓表

楊生希濼捧其尊甫行狀踵門請曰希濼之父窆有年矣時希
濼童騷未及具幽宮之石今願得我夫子之文表諸墓俾先人
志行終不泯沒焉則感且不朽余重違其請按狀書之曰君諱
景崑字玉山世居常熟恬莊祖光祖父于京並國子監生君年
十七侍父疾不貼席者累月旣歿哀毀遂得羸疾母管孺人以
少子絕愛憐之而君以祖宅讓其伯兄與仲別就河易山小屋

以居既又以兩世未葬謀諸仲斤所居爲塋兆餘以爲祀田遂無一屬仲季俱寄食親串願時時至兄家奉母甘肫母疾徒步數十里入城求醫藥歸則晝夜侍盛暑牖戶鍵密蚊如雷不敢搖簾以棉衣裹體暑氣內蒸血喀喀不絕詭以飯溢給母壺起滅之不令母見也母歿未再葬竟以毀卒年二十有五垂絕屬其妻曰母喪未終殮我以衰必耐我親墓有公產在長兄所他日兒成立勿與較故希潔恂恂於族如其父也爲之銘曰古人有言毀不危身懼其滅性吁嗟楊君先以父毀卒爲母殉末世孝衰得此勵俗而無詭乎禮禁我揭諸阡以示行路以愧夫釋哀之行

墓碑

重修梅李鎮漢尚書令孝子黃公墓碑

卷四十八

十一

吾邑梅李鎮有漢孝子黃香墓焉相沿宋乾道初居民蘇忠嗣卜葬得古碑其文曰延陵慈父葬子博羸孟光貞曜寔天子吳會稽東郡都尉張紘誄文薛綜修祠日月題刻可辨者八字曰子瓊孫琬位登三事定爲公墓然碑不可考元盧鎮琴川志載入故蹟明吳寬郡志仍之邑黃氏皆稱公後裔蓋邑之人尊而信之久矣舊免地糧一十八畝有奇雍正間黃雲章訴族人侵占前令漢陽勞君必達爲復其地勒碑文表之經今七十餘載子姓之貧者又從而覬覦焉嘉慶四年仁和顧君德昌來治昭文孝廉黃泰等以履勘請治具旣張會署尉澧州黃君璣亦公裔也請代往清畫四界縱橫丈之計四千三百八十七步其中有盜葬者有犁爲田者據報悉爲恢復家旣定顧君請余紀于石或者以爲公安陸人據范史免官後卒于家不應遠葬吳地

余按寰宇記公墓在房陵縣東九域志及德安郡志俱稱在雲
巖縣是宋時已無定處必達楚人也自言嘗詣雲巖求公墓不
得自東漢迄今陵谷之變遷多矣而數千里外海濱寂寞之鄉
此冢歸然獨存非公之孝行有以使人愛慕弗衰歟自古如子
路墓有三澹臺墓有四王祥墓或在沂州或在睢寧其實蓋不
可攷而世猶尊而信之莫有疑者流風餘澤之感人固如是也
方今 聖天子以孝治天下凡孝子列在祀典令有司春秋
展敬守茲土者誠思體 上之意以廣教化而勵風俗于公墓
宜何如愛護也

墓碣

徐節婦墓碣

節婦姓范氏嫁徐綱文綱文遭父喪哀毀未半載卒又五日姑

全武關集卷四十八

十一

歸氏亦暴卒胸前微溫婦把持之三晝夜復潛兩世幾斃相倚
力作潔養者凡六年卒以勞死死之日召徐氏黨告曰未亡人
偷息人間徒以姑耳今卒不得終養天也死吾不惜惟兩棺在
堂未營窀穸敢以累宗親于是綱文從兄映宸任其事爲營兆
北山普福寺之左奉綱文父子窆焉而以節婦附其旁兼謀所
以不朽婦者映宸誠篤人也其言信爲按其狀書之如此

國家設旌典以待殊節凡守不逮十五載死者例不得予謂其
事死養生之道有未盡也節婦以勞邁疾所以事其姑者力旣
殫矣死後三月而翁得葬送死之義盡矣雖使綱文在何以加
焉夫女子不幸遭大故又值親老家貧于子職未盡者毅然以
婦道成之所以盡其性而已至于烏頭綽擗 朝廷自以其禮
廣教化勵風俗又豈婦所望倖邀以爲榮哉

行狀

先府君行狀

府君諱鎬字豐謀一字芭溪晚自號訥夫謹按我孫氏本媯姓
系出陳敬仲敬仲五世孫書爲齊大夫伐莒有功賜氏孫食采
樂安今青州地書孫武爲闔閭將子孫居吳十二傳而東漢天
水太守魯遵居青州更十九傳爲萬登公唐咸通間嘗從嶺南
節度使康承訓平南詔拜金吾衛上將軍爵新安伯黃巢陷池
歙公屯兵休寧之唐田遂家焉吾族新安支皆以公爲始祖大
世孫宋忠烈公諱天祐生十二子大公者遷坑口之雲溪邨是
爲雲溪遷祖至二十八世忍齋公諱岐福卽曾王父也奉父公
棟公諱世柱客常熟公棟公歿遂占籍焉生王父贊天公諱永
挺娶邵氏生府君及仲父襄綺公季父震遠公會王父及王父

大邑關東卷四十八

十三

並潛德弗耀卒 贈如府君官府君八歲五經俱成誦十三四

時喜觀涑水通鑑慨然有用世之志乾隆十九年江淮大饑

詔許入賑荒錢府君得官中書旋改河南睢州牧初蒞事吏民

以少年易之府君剔弊除奸吏民並警服二十年河南水災中

丞以睢稍殺置之府君力爭曰災有偏而被災則一某業已發

常平倉穀矣謹聽劾中丞愕然曰爾不及待耶對曰民不能待

耳盍某失官不敢使民失命也中丞矐之檄醫歸德府篆丁曾

王母憂嘗例祖在孫不得爲祖母承重府君念忍齋公年開八

妻仲季俱早喪誰爲服齊衰哭泣慰老人心目者毅然以奔喪

請啓三上情詞哀慘中丞爲請於 朝竟得 旨回籍祖在孫

得爲祖母承重例自府君始也服闋請終祖父養閉戶讀書者

十五年起爲直隸保安州牧兼權東路同知俸深量移奉天治

中尋轉山西潞安府知府請 訓曰 上垂詢奉天吏治民瘼

府君奏對詳悉 天顏忻暢 命速赴任曰汝老吏好為之知

府不易也府君聞 命益感激出意外下車日召郡司馬以下

置酒堂上府君首舉觴東向醺曰某敢負 皇上取小民一錢

者絕我脰有如此日已復啐酒遍醺諸客曰有不與某同此約

者亦如之潞故晉省衝會百貨駢集稅人多贏府君覆案簿籍

計供正課外裁去百餘條貨益通商民兩便黎城令寵於上官

暴民民將為難府君先摘印而後上其事以是忤中丞被劾左

遷四川成都府通判府君念親老遠宦將乞終養稟命於邵太

恭人太恭人厲聲曰汝出白屋履萬室竊升斗祿以養我不思

報 朝廷厚恩願以稍不得志作悻悻態耶府君不得已單騎

入蜀制府素稔府君賢會益遠地震檄委安撫府君首發倉穀

天崇朝集卷四十八

十四

賑恤有差懼聲涌道不旬日而輿梁余軌悉復舊觀調權嘉定

府尋調眉州五十三年春巴勒布與西藏構釁 上命將軍那

統兵衛藏巴勒布距成都九千餘里峪路哈呀峭嶮懸絕上下

轉輸不易上僚交推府君六月從眉州檄調至省總理軍需局

事八月從將軍出打箭鑪府君自念身受 國恩藉是得稍效

犬馬之報然後乞歸養奉太恭人享田廬之樂不意甫抵第哩

嘔古軍營而太恭人訃問適至號泣請奔喪將軍制府交章奏

請留任守制 報可府君不得已墨衰將事自是遂不食從者

強進粥啜半甌輒吐十四年正月病喘逆廿九日猶強起檢

冊籍視芻芟牢廩諸物惟謹會天寒賞軍士肉糜午後益綿憮

猶手作啓上將軍三十日卯刻坐土室中以手指衷服麻袴者

三遂卒從者會府君意以衰服殮軍士咸哭失聲地故無從得

棺爭舉佩刀斫大樹削板爲之倒持櫬槍柄以薄刃磨礮之乃成復爭先肩送歸成都與之金不受曰某等猶憾不及送公南歸也將軍以聞 皇上垂念微勞 賞復知府原銜府君自奉太恭人諱龜勉從戎羽書旁午念親恩籌 國是俯仰一身進退維谷泣謂將佐曰某天地間罪人也既不能事親又不能報 國何以生爲卒之戮力行間以身殉 國距聞赴纜九十日

維忠維孝府君可謂兩無所虧矣府君遇事勤敏案無留牘所至尙教化好緣飾以儒術官睢州時有一家七口被殺按驗畢徧集其邨人曰殺人者手必戣劉耕孟者其家族孫也直前奮翼曰果爾請先我府君視其袍袴內外皆斬新次第閱畢命各散揚言將按戶搜藏匿而陰使守邨口有宵遁者縛以來夜半吏果縛孟至檢其家血衣在焉一鞫而服某甲者死三載矣其

婦以仇殺控發尸果然詢婦已婚某乙府君擊案怒曰汝膺大逆而敢誣人耶婦不服折之曰夫死三載而控前此何不言也仇未復而難汝心何安也此必求某不得借此以圖陷耳某乙遽前跪泥首呼婦曰神明在上何辨爲獄遂定回人某以膂力爲鄉患前官管之益橫府君命烹豕肉雜犬羹飼之以腸胃繫其項令徧歷都市羣兒戟手笑詈已卽縱之去翼日回率其屬他徙矣時府君才弱冠美丰儀民多稱爲白面龍圖云保安州治灑桑乾河夏水暴漲城不沒者三版百里內無炊煙府君禱於神一夕水盡復捐俸以恤灾民全活者以萬計境故多盜仿十家爲甲之法令每甲自糾其甲內之人不得容匪類匿不報者坐三載境內帖然官奉天時奉檄監查郡縣屬吏備呵騶盛供張悉屏去有嬰金饋者正色曰君恇性耶老孫非可買也自

是所過肅然少司農全公嘗語僚屬曰使我自往不如孫君之簡而能解故多狐崇前官百計遣之不得府君至吏見物從牆後曼曼去者前後八年寂無影響中間以事解職去崇如故人比之鱣魚之避昌黎也及守潞安一以養士化民爲務首捐資修文廟葺書院甄別高才生佐以膏火每朔旦進而告之曰讀書毋專攻制藝制藝文之末也爲士毋徒事讀書讀書行之末也士子咸感奮或有頌府君廉幹者辨之曰廉士節也幹吏才也二者均非政體所尙廉而不仁必隘隘則民情壅幹而不貞必刻刻則民生感吾所知者清與勤耳上無所求於民而民自食其力惠斯大矣民無所待於上而民不違其時政斯舉矣時以爲名言政務之暇手未嘗釋卷尤熟於天官河渠諸書晚年究心易理輿中亦置一編詩不多作作必有關風教者風格畧

近元次山書法自虞褚以下無不學後乃跌宕於蘇米之間草書法孫過庭書譜山水師麓臺繼學吳仲圭後乃獨出己意以巨指蘸墨作米家山濃澹相間烟雲變滅或效雲林竹石蕭疎幾點紙上颯颯有秋意間亦寫生初似無意作畫末添一兩處頓成禽魚花卉栩栩欲活顧不欲以詞章藝術鳴於世隨手散去無復存者性豁達無城府與人交不爲翁翁熱家居時遇里中事無不力任勞怨雲溪族人惑堪輿家言殯多至五世者解橐金悉爲營窳窳購鴻臚第爲義學置千金權子母爲通族教養計中外戚屬待以舉火者嘗數十家廉俸所入供施與猶不給嘗謂原湘曰吾族不下千人皆貧不能自立歸田後當仿范氏置義田以贍吾族烏虜言猶在耳而府君此不得伸之志何時得慰也府君年五十七歲子原潮原湘原濤湘嗣仲父後奉

所後母家居隨侍府君日淺故于府君服官蒞政僅能就所知者詮次之冀當代立言君子垂覽而采擇焉

弟婦李孺人事畧

弟婦李氏宛平人左都御史諱綬之第七女年十六歸吾弟原濤是時我本生考訥夫府君出守潞安遣弟就昏於李遂挈以至潞祖妣邵太恭人時方就養官署於諸婦中最愛弟婦及訥夫府君左遷入蜀弟婦隨邵太恭人南還吾弟後故叔父震遠府君叔母汪安人居至是始行廟見之禮汪安人性嚴峻弟婦婉轉承事猶不當意往往長跪受教少未親庖厨及是躬自烹飪以進汪安人甘之每食非弟婦手治不食也汪安人患瘍於頭困甚弟婦夜藉以手乃寢易他人輒不得寢吾弟生母陸孺人既寡從弟居弟婦事之亦如事汪安人也余嘗過弟值其

天眞閣集卷四十八

七

方沐弟婦捧匝沃盥盥畢持衣帶俟伺維謹以爲偶然耳旣而每見無不然小不如意輒加呵責或慰之謝曰夫子教我以禮也會弟家中落弟婦有姊嫁韓氏其甥宦於浙吾弟往依之客死溫州訃至弟婦一慟欲絕汪安人撫之而泣曰吾老矣汝兒未成立而汝死耶乃謝曰不敢然自是家無旦夕儲而堵柱門戶婚嫁兒女形神日以勞悴矣四年以來頻遭汪安人陸孺人之喪營殯營葬黽勉盡禮去年冬余婦病弟婦素相善因來省視曰妣善自保若吾則可以死矣已而果病子進藥揮之曰吾疾非藥可療也以道光四年六月二十七日卒年五十有八子三文梓文檀文校女三適姚文基錢煒孫男三傳煜傳烈傳隆

亡次媳趙氏事畧

子婦趙氏明文毅公九世孫曾祖考貴彤乾隆戊午順天舉人

祖考本嶧乾隆甲戌進士官潮州府知府父元鼐字羹梅太學生母氏許婦生而淑婉父母愛之名之曰珍年十七歸予次子文樾甫匝月予適病瀕死時陳太孺人亦病凡治藥裹絛廁諭婦佐姑更代爲之不帖席者十五晝夜居常婉容柔色定省無缺處姊妯以和視幼叔小姑如弟妹卑尊內外悉稱其賢文樾體弱善病性躁急婦婉曲承順病賴以安生一子甫周歲以痘殤婦哭之哀以是得疾父母憐之并予子迎以歸患暑疾翼日彌劇予夫婦往視已不能言但以目注視點首流淚遂卒予子自喪婦神傷骨立過矣顧念婦賢自入吾家三載貌言必莊動止有則待媪婢有恩意死之日皆哭失聲就其容貌情性法俱不宜天而旣奪其子復獨其年天道固不可知耶豈所謂栽培傾覆之理視其人之疆弱不係乎賢不賢耶予方咎予子之過悲而爲是言抑又予之過也已

昭文 孫原湘 子瀟

傳

浦孝子傳

我國家設旌門之典以彰孝節之行苟有其人有司以聞朝奏夕報可用以式靡起懦意良厚也然節婦每歲下禮部者不下千人孝行數人而已蓋節有年例可據孝則自飭於無人之地非有奇節詭行足以震炫里閭人恆忽之而有司又慎重采訪不輕信也故舉之尤難然吾謂風俗之偷由於無所觀感無所觀感則獨行而寡和不自知其相率而人於浮薄也然則苟有其人尤當思以廣其傳非士君子居鄉之責與邑東北鄉曰福山鎮瀕海而俗獷悍浦氏獨柔愿至孝子尤恂恂如不勝

天眞閣集卷四十九

一

衣家貧販於江北一夕心悸曰吾父殆病矣急航海颶風陡作檣帆摧折前舟俱覆榜人不知所爲孝子自操舟逕渡父果病亟孝子事醫禱日不交睫者十晝夜刲股進之竟獲瘳又數年乃卒孝子縛草墓側日負販養母夜則宿草舍中值風雨巖坐達旦人多憐之孝子弗顧也孝子年六十餘每祭奉柩未嘗不泣下嫁其兩妹析家具三之曰女弟猶弟耳父病亟時鄰夜火旣延及矣孝子以身蔽父風猛甚火忽越廬而過左右鄰蕩如而孝子家獨無恙孝子各恆字近倫

贊曰吾聞孝子父士瑜善事母數歲時侍母食日止粥一餐士瑜食故緩所持實空器母察而憐之近倫之孝有自來矣荒江僻澁禮義之教所不及浦氏父子人以販夫目之而已然一門之內獨以孝行相繼謂無所觀感而然豈其然與

蔣秋涇先生小傳

先生名 字敬持浙之秀水人所居秋涇橋自號秋涇雍正乙卯科舉人連會試不第恥北面於後進門下遂不復試肆力於詩古文辭而於詩尤專客揚州與錢塘厲鶚陳章句酬銳意磨鍊規與角立遂得啜血病乾隆丙戌歲膺觀察楊公聘來主游文書院先生曾館邵太史齊燾家覽虞山樂之既主講席益跌宕自喜與楊公逃暑湖上從舟中眺劍門拂水諸勝披襟當風寒襲縻理翌日寢疾遽卒先生性伉爽能面責人過論文奇正短長不設成見期於宣暢經旨病諸生根柢不固言於楊公購書貯院中自經史及唐宋以來詩文畧備主書院甫半載今之就院肄業者皆未嘗識先生然輒思先生不置也

論曰書院所以表裏學校也今天下縣有學學有師顧弟子自釋奠一謁外有曠歲不相接者書院則月必兩課課有等差人皆舍學校而就書院何也校官未嘗無魁奇博碩之儒山長不必皆淹雅宏通之彥徒以文字之虛名膏火之微利不問其可師與否羣然師之吁可歎也如蔣先生者豈易得哉豈易得哉

張克猷家傳

嘗讀歸震川先生張自新張元忠等傳爲之掩卷而歎士不能以功名自顯又無奇節詭行震眩當世徒務讀書累德爲鄉里善人歿後子若孫不知發揚前人之幽民氓於巖壑草莽之中者可勝道哉去吾虞二百里曰珠街里地在九峯三泖之間往予謁司寇王先生泊舟其處覽其煙水幽深之致以爲宜有高士徜徉其間惜無由見之耳今讀張仁錫所撰其先人事實恍然如遇其人爲敘次其語作張克猷家傳克猷名振基其先陔

人爲先賢明公後其後由陝之浙由浙之吳曾祖洵崑山縣學生祖樹範奉祀生始遷珠街里父焯國學生克猷以累世不振期爲聞人以自達補學官弟子員讀書澱山湖削迹家術再試不第幡然曰吾家理學傳世奈何爲科名故荒身心性命之本益屏棄世務取西路正蒙近思錄二程遺書下逮薛氏讀書錄胡氏居業錄羅氏困知記諸書溯流窮原心解而力行之又旁及素問難經甲乙經傷寒論以爲儒門事親所不廢間爲人療疾輒應手愈然絕口不言會方厲疫所知爭招致之竟以勞得疾逾年而卒年五十有五克猷事親孝年五十鬚髮已白猶作嬰兒之慕友愛弟妹及從兄弟無間言每月朔旦懸歷世遺像肅衣冠展拜雖盛暑無倦容也

贊曰自科舉之學盛而士不復知有書至於五子之書雖通人

天直閣集卷四九

三

碩士束之高閣久矣克猷獨講絕學於舉世不講之時可謂難已觀其臨歿自爲楹聯曰生惟戰戰兢兢如臨如履死甚明明白白全授全歸抑豈漫無所得者惜無人倡導而扶翼之又中壽以死不使之竟其學可悲也已

蘇孫瞻傳

蘇瞻字畊虞少育外家孫氏又名孫瞻家貧以繪事自給人物花卉悉有師法旣隨族叔汝礪宦游入楚覽西塞大別空冷雲癡之勝胸次開朗遂工山水嘗作楚江幽思圖十二幀樸奇絕險蒼秀獨出卽未能上攀石谷亦可伯仲唐蔡見者願以明珠繡段易之未屑也汝礪歿官子幼爲經紀其喪以歸遂不復出所居城東老屋數楹雜時花竹婦孫亦高致有鹿門偕隱之風一樵青供薪水足不履闔闔有扣門求畫者必審其人可與乃

延入否則雖達官富人具厚幣以致卒弗納已而人病其簡傲數月無一顧者意亦泊如也晚年益困自號耐寒叟著有耐寒居草耐寒雜錄邑人吳射光毛琛爲選定詩數篇皆清遠可傳者

孫原湘曰孫瞻蓋隱於畫者顧晚年益自重非其人不與人求之亦益少以故畫亦卒弗顯斯真以畫隱者矣間亦爲人寫照畫輒不似畫古聖賢仙佛神理獨得人或以爲言孫瞻曰貌者心之表吾不能以古心度今人吾烏能貌今人哉然從孫瞻學畫至數百人皆學傳神者

褚文洲小傳

嘗問吳下詩人於袁隨園公曰長洲吳玉松上海褚文洲華亭張子白客而僑吳者林遠峯方大章皆一時矚目也王松大章

余識之其三君者輒轡臂中已而於李味莊備兵席閒識遠峯由遠峯得交文洲文洲闊疎落拓不事生人產所居老屋蕭蕭網戶性不近女入其室垂簾閉目如退院老僧時游酒肆跌宕於歌鬟舞裊之間則又酣嬉淋漓極嘯傲魁壘之致與子一見傾倒拉入酒家子不勝杯杓君連醺巨觥醜陶竟醉朗誦其已未新春書事諸作引所佩刀擊案且擊且誦座皆駭爲狂生有避去者時備兵主持東南壇坵土翁然歸之而吳穀人洪碑存諸先生亦時時來游文醜無虛日文洲韜精沉飲無蚤算醉不一載竟以醉死君童齷卽以詩受知同縣曹畏壘爲之延譽今集中古樂府及詠史諸什皆少作也薄遊吳越與諸君子濡染鏤礪詩格益雄放詭窮連蹇思慕侘傺無聊不平可喜可愕悉於詩焉發之其奇崛處似昌黎其汗漫處似東坡亦間爲朱紘

清況近大歷十子蓋其清氣宿心發於妙指非以學而能故無學而不能也所著有寶書堂集海防輯要木棉譜水蚤桃譜硯譜歿後無子書多散佚其友改七薌謀諸李筍香光祿爲鏤其詩僅得八卷烏虜文洲可以勿死矣君名華字秋萼文洲其自號上海諸生也

孫原湘曰予過黃浦其水涎迤而潏灑宜有雄奇恣肆之才斷弛其間及觀備兵開閣延士一時褻展風流之盛希風珠履矣文洲死後二年備兵亦亡重過其地登觀海之樓但見洪波濤泱雲水蒼涼問曩時賓從俱已散而之四方况如文洲者烏可得哉烏可得哉

趙涵泉傳

趙元凱仿范氏義莊置贍族田一千畝有奇既請於當事具

天眞閣集卷四十九

五

題而手其父涵泉翁所定規約來請曰先君子抱數十年未竟之願今幸獲仰成親志求所以發揚先人之德莫如傳敢以屬諸夫子子受而讀之田有莊莊外有塾族有墓墓有田教養婚葬無缺親疏有差其用心可謂勤且摯已夫無其力而虛有其志者多矣卒償其志於身後豈偶然哉翁名同滙字涵泉其先自宋朝請君居江陰十四傳至松雲由江陰徙常熟松雲子二城居者其次再傳而生文毅公子孫科第不絕長日月坡阜世其妻孳孤移城外報慈里遂世居焉是爲報慈趙氏自松雲至翁十世世業農間有讀書者試輒不利至翁之子元紹補博士弟子又以攻苦天翁於是益慨然慕讀書之樂報慈里在虞山之北麓遠翁居多古木蒼翳庭中老桂殆百年物翁又雜植花木闔梅圃廣可數畝顏其居曰總宜山房益市圖籍充物其中

邑中名宿如邵松阿吳竹橋兩先生毛壽君陳筠樵席子侃鮑景畧受和昆仲咸造焉翁善釀酒取水桃原澗香味清冽名桃原春客至輒令元凱行酒曰與現在古人酬對勝如故紙中求之也翁遇事精敏彊幹所當爲者力任之不爲雖勢力莫能遷也修北門街開塘以資灌溉乾隆五十年旱獨力振其里咸經畫有方事不假手徽客負翁錢二千緡焚其券更以二百緡資其喪尤人所難者少時父歿躬自負土造墳旣葬廬墓一年松楸皆手植之三年濃陰蔽天矣

論曰予嘗過翁家值翁方醉元凱長跪受教時元凱亦爲學宮弟子矣視其恂恂若無能者逮翁歿十年而總理操切遂克繼成善志其精敏彊幹何其酷似翁也昔馬廖嘗謂其子皎皎素絲所在染也骨肉性情之間固有相喻以微者翁之所以教其子始異乎世俗之所云者與夫人孰不欲顯其親之善顧吾謂苟非出於誠然則亦誣其親而已

趙羹梅傳

天真閣集卷序九

六

羹梅姓趙氏名元韓明文毅公九世孫父本嶧以名進士守湖州有惠政羹梅少讀書刻苦自勵經史靡不宣究屢試京兆不售歸而發憤得疾醫藥無可爲雜取素靈本草諸書讀之忽有神悟自爲方藥治之效乃日走都市遇貧老廝養羸疾者雜與丸散無不效數歲之中活人無算然秘不自言已而人稍稍知之走名幣求療堅拒不應予嘗北行得疾返醫者雜治罔效家人環侍泣羹梅自請試其術立效余少子有奇疾女病瀕於危羹梅治之皆效於是求療者日踵門矣然羹梅療之或效或不效羹梅之言曰病者天時地氣人事非通天地之化以參合于

人不可療今之求療者一方恒易數手任不專也骨節柔脆不
耐攻達法不盡也攻達未及輒更其治功不究也調御乖宜令
不壹也我能測天地之機而不能悉人事之變向者如吾志以
行吾術故效今吾術猶是而不行吾之志故不效然羹梅卒以
奔走療人勞苦致疾卒生平不名一錢也

孫子曰羹梅豈有意爲秦越人之術者不得志於時聊以其術
小試之活人不幸而輒中古人如蘇軾沈括皆不以醫名而通
於醫醫固非盡讀天下書不可爲也觀其論醫數語抑豈醫者
之說哉

大學生吳麟書傳

邑東北諸鄉曰何墅者以何鈞得名曰徐墅者以徐斌得名曰
吳墅者以吳文恪公訥後人得名徐與何俱式微子姓亦他徙

天京閣集卷四十九

七

矣而吳氏自明宣德間迄今繁衍如故環墅而廛者率其族否
則其僮奴或佃農其餘落落數姓而已而吳氏特醇謹未嘗敢
豪其鄉麟書者以才能爲衆所推服地故瘠而民間諸少年羣
博於市君屢戒不聽出不意聞諸官聚而械繫焉因與約能更
行爲若脫之終君之身市無博者歲歉羣不逞丐頡於市有不
賺輒毀屋壞垣勢橫甚君乃懲諸當事而飯其饑者遠近帖然
君之以德制人類如此君遇事喜獨任規畫周至卒亦無能撓
之者乾隆五十一年九早首捐千金濬貴涇河獨往來監眠夜
乘馬墮水水淺得不死是歲吳墅獨有收灌漑之力也其他如
脩關壯繆廟復最勝禪院田皆關係里之形勝悉力任之於族
誼尤篤邑城北向有文恪祠久廢君鳩其族人別建屋置田歲
時致祭合食焉族人產爲豪右所占力爲復之族之貧者不戒

於火爲庀材新其廬有姊不克葬舉其窀穸其老友又如此君絕意仕進而好讀書曰不讀書事無所措也頗厭薄拘學繩尺之士曰書乃爲若輩讀君名上林號禮園麟書其字國子監生論曰昔文恪公爲尊經閣記以荀子譏子游氏之儒媮懦憚事爲戒則知習俗相沿自明代已然韓子曰緩急人所時有也而世俗拘于咫尺之義惟知苟且自便如麟書者庶幾一灑媮懦憚事之恥與夫木之自植者枝葉必茂宜吳氏之繇延勿替也

吳卓信傳

吳卓信字頊儒其先出自新安而家于昭文之何市少孤遺產頗自給一日蠶鬻去購書數萬卷坐臥其中且讀且著書時或斷炊家人借米爲具食已亦不問也太倉馮偉造其廬見所著述大驚爲之延譽已而棄其故廬僦城東小屋以居邑先輩

天眞閣集卷四十九

八

邵齊熊吳蔚光咸折節與交齊熊嘗贈以金笑謂曰某吝於財未嘗妄與人願君勿卻也卓信於書無所不窺尤好經制之學奮然欲追杜鄭馬王而起獨不喜爲時文年三十餘猶困童子試合河康基田陳臬江蘇寓意邑令拔置第一得補常熟學博士弟子員自是益厭棄舉業思壯遊以證其所學從康公淮徐間最久已游齊魯登泰山之日觀峯走京師公卿爭欲羅而致之卓信意不樂也嘗一至秦中徧覽其山川邊塞之險阻古今成敗之形勢作漢三輔考盡拓漢唐金石以歸會康公歿慨然曰天下無知我者已遂杜門不出少學古文於馮偉春容澹沱由靈川而上溯廬陵視世之艱深詰屈以爲古者鄙棄不屑道獨與陳揆孫原湘善嘗語一子海內足當吾文者三人李長庚洪亮吉李毓昌耳吾將各爲一傳因不得其事實而罷晚年手

定其文四十篇凡志傳稍涉泛應者悉刪去存者耆老章布及
閨閣貞淑而已性高簡與人交落落好飲酒召之飲輒醉遇達
官貴人不交一語至爭辯事理則氣上涌面發赤目炯炯直視
不伸其說不止死之前半月原湘過其居時值大水四野淹沒
責原湘偷懦不能言諸當事聲達戶外行者竚立駭聽未幾竟
以肝疾死矣年六十九所著有讀詩餘論儀禮劄記喪禮經傳
約釋親廣義漢書地理志補注漢三輔考三國補志補表等書
并澹成居文鈔若干卷其喪禮一篇尤善

孫原湘曰卓信非忘於世者特以簡忽人人以此遠之昔何墅
有何季穆者少可而多否人聞其履屐聲皆搔手避去卓信所
學與季穆絕相類而性情亦近之烏虜古之不宜於今久矣不
如是何以竟其志哉

陳子準傳

天眞閣集卷四十九

九

子準諱揆系出前明昌邑令啓元之後邑陳氏著族有六子準
爲子游巷陳氏獨以爲善績學見稱里黨祖永復父瑩並諸生
君生而羸弱讀書氣不自勝然能默識成誦弱冠補博士弟子
員省試對策纒纒數千言以踰格被斥遂絕意進取購訪古籍
窮日夕讀之目短視燈下則倩人讀而聽之每得一書手自讎
勘丹黃爛然遇前人校本必羅致之嘗論書貴舊本非獨校勘
之爲貴也夫古人遠矣今得其所讀之書如按其謦欬而見其
手澤展卷以思古人之所學如彼而我何以不能也其論如此
卽其用心可知矣所藏書尤備於地志嘗以酈氏水經註詳於
北而畧於南著六朝水道疏鈎稽精密惜未之竟幼失怙恃遇
前人孝義事尤流連不置嘗輯宋躬孝子傳蕭廣濟孝子傳於

趙善括應齋雜著中得呂中孝子三人爲自來志乘所未載狂
喜累日而終以未得謝諤孝史爲恨平生不妄交一人往還惟
吳卓信張金吾三數輩卓信死爲刻其遺文君自念無用世之
志惟文章一道猶得盡志於鄉黨凡邑中著述自宋元迄今搜
羅殆徧度諸破山寺之椽虎閣不下百餘種輯琴川志注以
每句爲綱蠶眠細書條繫於下搜探贍博較原書倍之其續志
稱始於有元然無傳君采元史及桑鄧諸志下逮碑記文集別
撰十卷又蒐輯自唐迄元邑中文字及他文集之有關吾邑者
爲虞邑遺文錄十卷補集五卷又欲盡揚邑中宋元金石作虞
陽金石錄未就君之拳拳桑梓可謂盡心矣所居曰稽瑞樓日
手一編足不履戶限稽瑞樓者君嘗於書船得唐劉廣稽瑞一
卷爲向來藏書家未經著錄者因以名其樓君於唐以上諸書
儲蓄畧備方欲取其傳本較稀而有裨學問者刻爲稽瑞樓叢
書草創甫就而君死矣爲文宗法震川不苟作亦不存存者
說經之文數篇而已

天真閣集卷四十九

十一

孫原湘曰予之識君也由卓信每爲文輒就商兩君而君少予
二十歲每見執禮甚恭獨論文不少假借今人中直諒如君者
蓋僅見矣君嘗語予少時專肆力於考據之學考據之得失於
身心無與焉文章則吾所得方思從容含咀以蘄至於古人
而天遽奪之年不逮中壽可悲也已

龐隱君傳

隱君諱文源字湖濱號直夫先世自吳江遷常熟之塘橋六世
祖繼美以直言受怨家誣陷盡傾其貲始得白繼美生承榮承
榮生壽壽生心培心培生全錫全錫生三子隱君其少也年二

十父授以田廿畝地固礮瘠君以稔菽更易休種首戴萌蒲身衣縑襪與亞旅均勤苦十年之間業贏數十倍濱海多產木棉俗以紡績爲事抱布而貿者夜半輒起往返數十里外風雪凍餒恆不得達君卽里中通易錢布遠近便之其後閩商聞風而至成墟市矣君雖以樽節起家然赴義若渴里有荒歉有某河未濬有某橋道未修有某死未殮葬以告罔弗應所自奉布衣蔬食而已家人進以輕煖甘脆屏弗御嘗謂利如水然不蓄則易竭壅則潰矣其明達如此配陳氏有賢孝行隱君所以能力田造家任卹里黨陳孺人助成居多君之孫燦若曾孫元培皆遊余門故於隱君行誼知之也悉爲著之如此

孫原湘曰東漢有龐君者苦居吠晦以耕耘自給嘗謂人遺子孫以危吾獨遺之以安君其苗裔耶君明於陰陽自度兆葬其

天真閣集卷四十九

七

父母相祖墓有蟻患發之信善相人窮通壽夭然不輕語人其殆逢萌李子雲之流耶謂之爲隱庶幾無媿焉

王芑伯小傳

道光三年夏淫潦東南諸郡田禾盡淹秋霖木棉亦盡歲大祲道殣相望當事以聞朝廷發帑金巨萬振卹有差吾邑好義者亦相率輸錢助振張家墅災獨差振不及王君芑伯慨然曰同被災而使之向隅乎請於縣自振其鄰近七屬縣令嚮之造其廬君益感奮復輸續振錢如手繒於是遠近聞風者如響之應矣禮大司徒以六行教萬民曰孝友睦婣任卹州閭族黨則使之相調相揀自教化不行而風俗亦寢衰矣今者蠲振之

詔下王君能踴躍赴義若此固由於

天子仁聖有以潛

驅而默率之而君之居心行已不於此而槩見哉君諱文瀾字

起八自號芭伯系出宋合州守詔加蓋遠節度使堅第十七世
堅子常州都督安節與節度同殉國難事見宋史弟安義始徙
居常熟之六河鎔腳又自六河徙張家墅高祖植曾祖世熙祖
旋吉父銘俱潛德弗耀君以儉嗇起家布衣蔬食一冠必數年
乃易於他物悉類此或譏其矯君曰某福命薄如是已過矣而
於喪葬祭祀之禮必誠必豐遠祖之墓以時修葺無缺年七十
諸郎將爲開筵召客君獨召諸佃農戒其租額人稱長者性好
讀書以所居宅分授諸子別築一椽取淵明詩意顏之曰還讀
日手一編陶然自得也

論曰癸未歲之災吾邑陳翁象明輸助最力其次則君未幾而
陳翁歿君又繼之人咸謂爲善不獲報如勿爲也烏庠此世俗
之見耳善者人心之所固有君子特葆其初而已豈預夫修短
之數哉

吳生小傳

天真閣集卷四十九

十一

生吳姓名樹堂字蔚深號北安先賢文恪公之裔世居吳墅甫
生之歲父蘊輝膺錮疾賴母氏力作以養十三學操觚出語便
雋念母氏勞苦不專學力能代母者悉任之旋遭父喪哀毀骨
立益不暇學年二十四始補博士弟子員試輒冠其曹食廩餼
省試連薦不售入貲成均冀北游以得一當屢辦嚴以戀母屢
輟髮媿孺慕出於形聲眠聽之外授徒橫塘資館穀辦甘脆橫
塘去吳墅十數里每一念母輒徒步歸觸炎風犯霜雪肉戰瘁
趾施皸不自知勞也有祖姑早孀迎養致敬覲伺所欲曲承其
志尤人所難死之日宗族媼黨下逮僮僕罔不失聲卽其素行
可知已年三十有六子二曰鉅曰錡俱幼

論曰世多尙魁閎奇詭之士否則文彩彪炳最下紆青紫生之行庸行也莫爲闡幽則草木腐耳故亟詮次其行以勸世之飾外而遺內者抑嘗訪生橫塘生方讀史記襍舉疑義數事如司馬相如傳贊何以引楊雄語佞幸傳籍孺閻孺明是兩人何以朱建傳稱孝惠有閻籍孺知生之讀書能自得間其不以文顯亦異乎世之以文顯者已

姚心香小傳

姚君朗坡喪其愛子心香悲思不已謀所以紓其哀者曰必得吾子之文勒諸家乘先零之質或藉以不朽焉朗坡生子二長者以疾不能學故尤憐其少心香生而穎異在髫髻時卽不好嬉弄六歲出就外傳彊記雜誦過于凡兒年十二爲舉子業擲管衮衮不能自休試有司輒不利益自刻勵寒暑無間所居與

天眞閣集卷四十九

三

吾弟僅隔一垣予嘗止宿弟家漏四下聞咿哦徹西壁老僕欠伸曰此姚家讀書聲也至性孝友十歲時遭大母喪哭泣如成人旣冠將婚親迎有期矣值大父病止勿行友愛其兄出入必偕歌場酒社未嘗涉履絢疾旣篤猶手一編惟以不獲慰親志爲恨可哀也已心香名肇奎號應星卒時年二十五

孫原湘曰予未識心香其從兄綺堂予姪女夫也爲予言心香平日稚慕予尤好余詩手抄成帙病少間輒就床頭取諷自謂學力未充不敢執弟子禮易簪之夕猶請朗坡必以其所爲文就正不可謂非好學者已嘗乎微綺堂言余惡知心香况如心香之慕余而予不及知者哉

王三傳

王三其先故旌籍隸京口營以裁旗分隸常熟役游文書院院

月兩課諸生列坐咿唔三竊睨其旁久之頗識字竊購唐詩讀之遂通四聲操筆爲韻語有思致喜蔣花藉以爲生計嘗植名蘭二種可百金值一夕失之凡名種無過三四葉葉皆可辨識偶入市蘭宛然在也叩所自來則某所售言未旣某適趨過某者三所習士而寒者三故爲締審狀曰吾誤矣此非吾故物吾誤矣笑謝而去生平詩外無所好每院課試帖亦必擬爲之院鄰石梅磧名其集曰梅隱今夏李生卿華下榻書院三喜甚願供薪水暇輒以詩求爲點定臨別泣下曰承教三月今別矣區區覆瓿物願以相托李怪其不祥未幾竟卒李哀其志掇其詩之雅潔者登諸梓且請爲之傳三名茂森自號雲浦人但知爲王三云

舊史氏曰三賤役耳而所好與流俗異且其遇人卑以謹未嘗

天真閣集卷四下

十四

敢以技自炫也斯亦難矣及觀蘭草一事雖古君子之用心何以過焉詩其餘事哉

張孝女傳

邑有張氏女以侍母疾致死者其兄請爲之傳其言曰母邁奇疾終歲臥牀女視膳飲滌廁惟謹母惡寒常以身熨母雖盛夏蠅蚋交集未嘗一揮扇病亟日抱母號泣一夕忽失所在蹟之潛伏別室呼天叩頭逾時起有喜色曰神許我矣衆皆誕之天將明忽顏色慘變呼阿母聲謠謠不絕遽瞑及斂臂有創痕血猶殷乃悟先剖肉雜藥餌中弗效乃籲天以身代也越日母病竟差

孫原相曰女之死蓋死于勞也而其家以爲籲天代母而死其然豈其然乎籲天以代死與侍疾勞而死均死于孝而理之孰

是孰非必有能辨之者矣或者謂宋史稱劉孝忠母病心痛劇孝忠然火掌中代母受痛母尋愈中庸所謂神之格思不可度思其理至微而至顯也烏虜是說也吾不敢辨要之與致命遂志之義無涉焉

范烈婦傳

烈婦姓范氏邑處士志煌女歸曾茂才敬謙敬謙績學致疾入省闈咯血數升迨歸幾死矣婦侍疾惟謹病賴以少差越兩年廼卒婦誓以死殉家人強進粥糜潛和金屑咽之爲婢所覺急解得不死自是遂病日啜粥半盂瘡如柴兩家父母爭憐之醫者踵接于道古方湯液歷試幾遍究未審何等疾也坐臥喪次三年未嘗一日不飲泣已而疾益亟與之粥輒吐如是十日竟死距敬謙死甫二十七月家人于臥處得赫蹠紙書喪服將除吾死日矣乃悟向之疾托疾也

天眞閣集卷四十九

五

孫原湘曰栢舟之詩云之死矢靡化禮云一與之齊終身不改女子喪其所天至飲水茹蘖苦節自勵義亦盡矣至於首陽之節乃遇君臣之變出千萬不得已非所以律常行也觀婦之死似非甚不得已者遲之歲月之久隱忍托疾卒以身殉可以爲難矣困之象曰君子以致命遂志婦其庶幾焉

昭文 孫原湘 子瀟

傳

誥封太宜人阮母黃太宜人傳

原湘鄉舉出宜興令羅源阮先生之房先生不以湘謫劣命至署齋論古今治蹟利病常累月不出因得熟知先生治行皆稟承於封公魯邨先生及母氏黃太宜人者爲多封公以鎮靜母氏以恭儉先生本親之教之者教民民喁喁如也嘉慶五年秋調任吳江甫三月卽丁內艱士民遮道泣送凡謳思令者靡不追頌太宜人之賢先生以湘爲門下士稔知懿美乃手奉行狀涕泣請爲之傳湘何足以傳太宜人哉徒以先生之命不敢辭謹按狀書之如此太宜人黃姓福建羅源人歲貢生諱清光公

天真閣集卷五十

一

女性至孝幼卽能得親歡于歸之歲封公遭父喪哀毀幾不勝賴太宜人勤事無失禮姑黃衰病太宜人與同臥起夜治棗栗間雞聲則以進體素盛以勞漸致羸疾然事姑益謹凡扶掖搔抓下訖澣漑溲溺之役必躬必親姑始不知其疾也一日眩暈不能起勢已殆姑聞乃槌牀泣曰婦以待吾疾致病死與見其先我而死也宣我先令數人曳而起跪中庭請代越宿疾頓減姑體亦漸康其孝慈相感如此先是伯仲似更番佐家政以均勞逸太宜人至則皆身任之築里之閒和若穆羽封君同祖兄弟十六人子姓至百餘待之皆溫惠有禮法內外無間言訓先生兄弟慈嚴交盡有小闕失督誡不少貸而馭婢僕特寬終身未嘗有疾言遠色先生之初宰場羨也太宜人以君姑在堂未獲就養姑歿襄封君治喪葬咸中程式旣免喪來江南先生祿

養豐腴太宜人。不色喜曰：吾爲汝家婦，躬自操作食粗糲而甘之。今晏坐而食，常思食之所自來，不如家食安方今。天子明聖，吏治謹飭，汝第潔已愛民，毋貽汝父憂。所養志多矣。奚妄費爲？天性慈惠，聞寧人呼號，夫婦相對廢食，問決獄有所平反，輒色喜。以故先生歷治宜興、金壇、武進諸邑，所至皆有政聲。以嘉慶元年，覃恩誥封宜人。年六十有三子二升基，卽先生也。次培基、孫四人。

贊曰：繫辭云：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余至吳江，民思舊令，不去口及觀先生所爲，母夫人狀乃知先生之克稱其官，卽其孝於親也。其孝於親，則太宜人之以孝率也。史稱崔寔母有淑德，常訓寔以臨民之政，此猶有其迹也。若夫閨門之內，潛移默化，其蘊藉有深焉者矣。人亦孰不欲揚其親之懿美，然或所爲不善，人并其親之善疑之者多矣。烏虜如太宜人，之所遭豈易得哉。

梅母王安人傳

安人姓王氏，九江人。處士維周女生而淑嫻，動循禮法。通孝經內，則諸書年十九歸同邑梅處士中洲，不逮事尊章。歲時奉臘，囊事必誠。醢醢脂脯，皆躬自潔治。處士性剛友愛于弟，而遇安人嚴。安人奉匱舉案，彌盡莊敬。乾隆辛亥歲，處士嬰滯疾，至癸丑，以歿。安人侍疾三載，未嘗弛衣帶湯藥，未嘗假手他人。匱具以飾，終不詒諸子。以畢生之悔，長子佳幹元，配周，出次佳植。佳植，安人出鳴鳩，嬰媿撫之如一。聘名師督課，飲食供張，視處士時有加。禁諸子入市觀燈劇，浮囂纖靡之習，咬哇屨襪之音，不接于耳目。故諸子皆馴謹，率教卒有成立。性樂施，與癸丑冬

江右二麥不登邑大饑命佳楨出廩穀日給貧乏至明年麥熟始罷所全活甚衆戚里有告急者默脫簪珥給之不令人知也紉箴澣濯之事至老不以假子婦曰吾昔未盡婦職敢享汝曹服勞乎嘉慶己未春卒年五十有五以佳楨貴 覃恩贈安人孫原湘曰予識佳楨于京師見其至性胸胸爲文章有根柢心欽遲之久之述母行屬爲之傳嘗謂爲國家儲育人材匪獨父兄師友之教抑亦有母訓焉禮子初生祇見於父父咳而名之曰欽有帥母對曰記有成若是乎教之敬肅持循而馴至有成實賴母氏之力爲多蓋父嚴而母慈每見人子待父必改容而隳節墮行惟母氏察之最詳故古來閨人往往出賢母之後佳楨其勉之哉

林孺人傳

天眞閣卷五十一

三

林孺人國學生長洲陸元炳之繼妻也林氏自聞遷常熟父像黃所居鄰毛氏汲古閣多購奇書祕籍孺人少敏慧目肆流覽至十八九時猶手一編縹緗之外意弗屑也既歸陸三日卽操家政內外秩然精會計課婢媪勤惰如燭照筮里咸歎服以爲老於持家者弗如元炳卒子女裁數歲陸氏故素封孺人屏鉛華勤紡織以不逮事姑章祭祀必躬親烹飪以進爲子延師自食粗糲而以甘肥奉師撫前妻女厚於已出子莊春臺俱補博士弟子員孺人曰吾死可以下見汝父矣孺人自適陸氏勤苦四十年未嘗一涉文史家人罔知爲女博士也六十以後精力漸耗以家事授之子婦輒發舊籍讀之暇則令諸孫背誦經史遇舛誤處口講指授有經師所未究者晚年奉佛日持齋疏曰亦以撙節也垂歿召子女環列曰生寄也死歸也吾死毋遽哭

亂我神從容整襟而逝

孫子曰予聞林孺人之賢不獨其才識也抑亦含咀於詩書之澤者深矣斯干之章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後人遂以讀書識字爲非婦女所宜夫以緣情綺靡之作如李清照朱淑真輩貽後人口實誠有所不必也至如孺人之敏達婦女亦烏可廢書哉

周孺人傳

周孺人邵鴻達妻孝廉樹德母也四歲時鄰火災盡室避火屋幾燼孺人爲巨木所蔽不得出卒亦無恙人以是奇之爲婦事舅姑盡孝病則日侍湯藥喪則盡哀遺兩叔兩姑俱幼孺人爲之謹寒暄悉出已奩具以齋婚嫁次叔仲南早逝仲妣汪慟而絕鴻達經營弟喪葬孺人以十指佐之命叔子樹績爲之後鴻

天真閣集卷五十一

四

達貧以醫療人人輒活日撤已事療人孺人獨與諸子居每夜篝燈火令從旁誦讀鴻達自外歸聞書聲與刀尺聲相應則輒然喜及鴻達歿樹德已登拔孝科孺人教之視鴻達時益嚴樹德舉乾隆戊申京兆試明年歿於京孺人撫長孫恩多泣曰汝父實志以歿讀書一脈今在汝矣故課恩多尤嚴及恩多補博士弟子孺人曰吾今始可見汝祖矣治家有法每事躬率子婦爲之生平不佞佛尼師巫媼不得入門而待疏戚屬咸有恩意孫原湘曰予與樹德遊十年恩多兄弟又從予學詩故知孺人最悉女子之行不出閨闈語人人輒不信予之傳孺人皆就可徵信者書之苟如是是亦足述已恩多又言孺人平昔未嘗製一新衣見人眼御華豔必諷戒之曰非徒惜物力亦免於誨淫之謗也吾邑近歲以來女子競以華飾相炫雖貧不具宿春者

出必羅綺習俗之移人蓋如是矣味孺人之言爲之三歎云

屈孺人傳

趙同鉦子梁妻屈孺人祖畢節令曾發以笄學見稱當世亞宣宣城梅氏父國子生某蚤世孺人生有夙敏甫毀齒畢節君授以經史畧皆上口卽工小詩世所傳柳枝辭十五章蓋髫髻時作也旣嬪於趙子梁固風雅士閨房之內琴鳴瑟應人比之明誠之於清昭孺人聞之雅不喜余嘗過子梁所謂易安閣者蓋取淵明咨滕易安之意余偶舉李字相戲孺人遽命女奴持素牋乞易其額余瞿然謝過奴復傳命曰名本不佳固思所以易之其詞婉而嚴可以識孺人之志行矣詞翰靡所不能最工白描花鳥豪柔婉勁神致超逸於李因陳書外別出一奇顧所專志篤好者尤在詩於唐宋諸名家尤嬾香義山與余婦席道華

天真閣集卷五

五

爲詩友嘗遺書論詩其畧曰詩之爲道以不著論議自抒情感

爲工顧言情必先練識練識必先立志擺落世事抗心羲皇濯

鬼咸池晞髮銀潢詩人之志也無其志而仿竊明貞禾黍表潔

白華優冠學教隋絲翦葩嚼徵含商無理取譁而已僞體別裁

么絃獨唱振衣霞表安目頂上詩人之識也無其識而擲摻沿

剝江爲生吞賈島芻狗雜陳紫鳳顛倒騁博驚華愚若燕寶而

已吐棄塵芽發露天根碧雲獨往素春無痕詩人之情也無其

情而叫囂號哀雨雪誓心皦日丹粉失和金玉違節或哭或歌

譬諸狂疾而已又曰少陵如大海迴瀾魚龍博戲不敢學太白

如朱霞天半絕人梯接不能學乃所願則在玉谿耳余婦難之

曰碧城銀河思涉幽元楚宮聖女詞多詭秘璇闈貞靜焉取乎

爾則又答曰義山以斲弛之才流浪書記湊受排管其志隱故

其辭曲無題諸什括東方之讒謎爲秦客之屢辭婉而多諷風人之遺也至於甘露之變出情填臆寃厨車之徇悲下殿之走託言石勒自比賈生斯則離騷之變聲小雅之寄位矣奈何以無稽崑謫躋其詞於香奩玉臺之亞乎孺人之論如此卽其詩可死矣其死了梁哭之悲將盡梓其所作而痛深未之能及女子死以才使丈夫悲之未有如孺人者也孺人名秉筠婉仙其

字

贊曰趙氏有老嫗往來余家嘗爲余婦言孺人事姑至謹姑疾孺人方病腫脰如股姑之患瘍也不能枕孺人足搯鬢際以手承項如是七晝夜不食亦不勸脰水泔泔流腫良已人以爲孝感云是固然無疑然世之所重孺人者不在此

吳貞女傳

衣真閣集卷五

六

貞女吳氏昭文吳家野人父長松諸生母項氏貞女幼而喪母其父不再娶一切烹飪縫綴之事卽能任之兄晴烜娶於王氏死遺兩女皆髫齡一男在襁褓中貞女提攜保抱所以調護之者甚至晴烜忘其爲無母之兒也或有爲貞女媒者女知之泣曰兒去誰爲吾父烹飪縫綴者父以是因循久不決及父歿年二十九矣同邑周隆基喪偶遺子並幼聞貞女賢能撫其兄嫂之孤也遂聘爲繼室既有吉日將婚而隆基死訃至女慷慨請行曰聘婦以撫孤也旣許之矣可以生死易哉遂往如周氏視二子世鏞世英撫養教課無異所生及長各爲娶婦又督其子爲隆基擇吉壤偕其前妻妾焉凡養生送死之節皆曲有恩紀

某年年四十有卒守志凡若干歲

孫原湘曰昔震川歸氏著貞女論以未昏守節爲非禮引曾子

問婿亡父母死一節以證其失吾友吳瑣儒又據禮駁之以爲先王制禮以順人情不以守節律未昏者蓋不欲責人以其難而非謂能爲其難者之非至引王蠋龔勝爲喻然震川記湖州張氏引孔子之論三仁固已變通其說矣愚嘗以爲女子之聘受於父母父母旣歿矣婿死不改適可也是猶父母之命也若父母在而以身許人則歸氏前論爲不可易矣吳貞女之聘雖非受於父母然父母旣歿獨行其志可也此蠋勝之說也

張月霄妻季孺人傳

張月霄明經金吾喪其耦悲之甚謁子言曰余妻不逮事舅姑不敢言孝有子未成立不可言慈惟是結縵二十年耶勉聽從無有違失子好施助子施子好書助子購書坐是家日困書亦旋化爲煙雲子妻彊慰藉而心實殷憂以抑鬱致疾死是可哀

天眞閣集卷五

七

已願得吾子之文俾先零之質不遽泯沒焉辭不獲已乃詮次其語爲之傳曰孺人姓季氏名景和字靜芬爲邑望族生而令淑明慧旣嬪月霄琴鳴瑟應離離如也月霄連試不得志自奮於古慨然思爲杜鄭馬王之學日購奇書讀之遇宋刊元槧不惜多方羅致積書至八萬卷孺人濡染旣深遂能別識月霄撰彙日精廬藏書志其中去取頗資商榷焉月霄郭氏姊寡而貧歿後喪葬取諸月霄孺人力贊成之月霄有從妹少孤孺人撫育齋嫁奩具皆手自辦集其敦本慕義固由善承夫志亦所性然也居恆儉約殘絲賸縷必儲以適用遇媪婢慰始未嘗加以色初月霄每重價購得秘籍必相對鑒賞孺人知其難爲繼也從容進曰蓄之何如讀之孰耶其明識婉順如此卒年四十贊曰世所稱賢者類能佐其夫以各尙起家苟有所嗜好或

任揮霍必箝制之業隆隆起宗族威黨翕然譽其能此亦恆情
乎哉然予觀鄭公妻曹氏妾爲司空所獲祿秩曹氏悉班散姻
親家無餘貲李衡妻衡欲治生產妻輒不聽曰人患無德義不
患不富史皆以爲賢焉庫由今人觀之其果賢也與

祭文

祭邵松阿先生文

嗚呼先生死矣先生之文可以不死而又奚悲然而傳者或以
其文而所不傳者豈徒區區之文辭今海內稱有道德而能文
章者朱君君司農錢竹汀宮詹外必先生是推顧爾公皆爲顯
官先生以孝廉入薇垣自知性與時忤拂衣而遽歸本經術以
爲文期振起於旣衰於本朝之作者獨推崇夫望窅然文體絕
不類好馳騁論議暢其高而無遺自歸田四十年於朝章國是

天眞閣集卷三

八

靡不宜究而深窺時發憤於文章思獻諸當途而用之今天
子御極之四年振乾綱於南離滯虺蛇之毒霧擢鳳凰於九達
先生聞之而感奮願納忠於昌期朱公以皖江開府入爲大冢
宰先生篝燈削牘備陳江南漕糧河工諸弊政命孫星馳而大
京師莫不得於其身者終假手於當時家宰答書謝先生之教
言謂已見諸設施則先生之言雖未爲當世采納而其可以爲
世用抑又何疑然而先生死矣仲秋之吉余過先生相與講論
世務猶慷慨而掀髯何音塵之未終遽凶疾之是確或謂先生
之文雄厲駿發如少年盛氣不類將死者之所爲靈氣之見于
文者固不可憑抑抑氣未盡而誤于藥耶烏虜是俱未可知予
性豪蕩時歌酒而酣嬉先生之性剛介復不喜夫歌詩顧獨以
予才爲可用而不可以繩尺羈感知已之古囊獨臨風而涕洟

所謂上以爲天下慟而下以哭其私者也嗚呼哀哉尙饗

祭張子和觀察文

維年月日翰林院庶吉士充武英殿協脩官孫原相謹以庶羞
清酌之奠祭於故分廵宣紹台兵備道張子和仁兄之靈烏虜
君爲監司里黨咸喜持節南來賓賓錯履予亦乘舟晤君水滄
謂君盤盤展布伊始君殊愀咨雜坐歔歔予竊疑君不樂外仕
欣戚失時殆將病矣握別數語輒傳遂行予亦赴闕輕裝北
征中道攫病沉綿遽返伏枕驚聞君卒捐館始謂謠傳制淚姑
緩君狀短小精悍有神情脩慎欲寡疾謹身變童孺子遠而勿
親雲母鍾乳退屏勿陳霍霍巖電雙瞳逼人默想形貌殆無死
理年雖始衰未變髮齒曼或致疾疾詎不起且悲且疑莫究所
以僕人陳安先來告台甬無良醫攻補雜施信如斯語非命曷

天眞閣集卷五十一

九

追吾弟子澄從君甬上歸君之喪翔實死狀之官一月未嘗展
顏旣憂荏苒復籌海關嘗語予弟恐負斯職棘聽奇請雲司素
習然策駟算如治摘埴鉤稽偶疎適濟蠹賊矧聞李帥死爲
國殤朦腫不駕孰禦蝸蟻鬣仞積業息致病藥石不及豈曰
非命善乎子儼竟以憂殞官職聲名石火之頃或謂君愚桂木
自煎萬事不理一官九遷惟我知君心乎國事駁馬負輓反
懼躡躡敢蹈時賢蕭杌自肆漂漂隕越實符古義此亦捐軀能
無賈涕君我姊婿相狎叩虛並轡太行連董巫閭君官刑曹予
試禮部予人翰林就君爲主借乘而乘易衣而衣君飲食我我
僕不饑三載銜恤音塵稍缺一晤吳門千春永訣烏虜子儼石
誰不亡竹帛未顯猶賴文章將從兩甥取付剖劓壽子之心俾
毋泯沒君愛予文諷不釋手揮淚製詞侑此尊酒尙饗

祭沈思葵夫子文

惟重慶之遺烈兮誕賢哲於天衷資純懿而淑靈兮道幽浚以
闕崇回百行之媵脩兮亦六學之淹通鄉人溉沫於顧及兮膠
儒仰仞於衡嵩翳韻宇之邃深兮奧乎不知其所窮既有此內
美兮又厚之以蕃殖窺大航之書兮索九師之易詩剖析夫嬰
倉兮記鈎攷乎普德探舊史於壺盧兮括羣籍於積石服食奇
氣兮發爲雒文上薄扶風兮下該子雲雜徐庾之流麗兮掩曹
劉之博聞獻大禮之三賦兮詞鏗耀而玢璘投延恩之銅甌兮
陪 屬車之清塵胡時命之不遭兮經屢奮而屢蹶憂蒼
之緝紛兮蔽揭車之叱芾鴟翕習而廻翔兮長離伏竄而撞
柝乃息志於林巒兮謝青雲於華闕彼纓綬而岌冠兮爭扶策
而停車慕嘉聲而響和兮附芳塵而影趨翠巒而探琬兮涉

天眞閣集卷五十一

十一

盤盪而采珠若部樓之景日觀兮猶百谷之委歸墟開龍門以
纂言兮坐虎皮而講德埽狐穴之篇章兮示斯文之正則管眇
賴以祛蔽兮窺擲因而釋惑懿收朋而勤誨兮不自知其血枯
而頭白泊伏勝之晚年兮賁洪隲於浚郊右文之 聖世兮
優稽古之榮衰邪叟忘其西昃兮龍邱狹其東臯而我夫子振
孤風之絕倡兮舒逸翮而獨翱肆蕭杙於雲壑兮貞婉瘵於蕪
蒿世徒慕夫文譽之硯硯而礪硯兮又烏知其委辭召貢之高
庶幾遊心於溟渤之瀨漾兮絕景於嶰谷之岬嘈某以舞勺之
童齷兮負行旆於雪廬訪河東之三篋兮斂金根之七車識維
次之奧篋兮授禽冢之秘書俾銜華而采實兮擷經訓於菑畚
藉啓迪之助劬兮獲備官於史氏拜几杖於春風兮爲轉啟而
有喜謂庸行以孝先兮勗酬德於怙恃陳賢親之高節兮築巴

臺於堯涑命小子以賦詩兮揚胡繩之纒纒承嘉命而濡蒙兮
忽愴悅而滄涼感余親之昔貞兮委蕝芬於棘枳亟表請於當
途兮夫子聞之而道爾悟嚮者之心兮非微夫處園之辭也
使之誦柏舟之篇兮以通乎蓼莪之詩也譬取瑟而歌兮俾孺
悲之自知也胡善誘而善導兮年既老而不衰也天怒道此淑
德兮示矜式於莊道拜禹床而執經兮載侯尊而問奇方萬流
之仰鏡兮倏絳際乎霜露豈桑輪之既辰兮抑颺炬之難護悼
神理之懸懸兮去恆幹而彌固猗全歸之無憾兮悵後生其誰
附亂曰崇蘭萎矣金難頰兮華柯摧矣銅烏冷兮翦紙爲招瑤
闈迴兮馬策銜悲銀灣哽兮重曰宅掩兮雲亭寂寞兮元經蠶
椒漿兮涕零冀來格以冥冥嗚呼其委化者雜然之流形而不
可泯滅者終古斯文之一星尙饗

祭伯兄文

天眞閣集卷五十一

十一

嘉慶十七年十月之晦伯兄以疾卒閱一月弟原湘甫能忍痛
定志具時羞以祭告兄之靈嗚呼我先君生余兄弟三人兩叔
父早夭無嗣余與弟爲之後三人者各承一祧以是相愛敬視
他人兄弟轉深余少兄十歲六歲入塾從兄寢方讀論語兄每
夜於枕上口授毛詩左氏傳兄既婚嫂歸魚猶時呼余同被余
年十一兄從先君北行始知相別之苦前此未嘗旦夕離也及
兄宦江西十年擢汝寧通判過家數日留既遭先君之喪嫂又
歿同壘處者二年服闕補汾州通判旋奉母恭人諱自是不
復知人世有歡笑事矣兄疊遭哀毀目失明年四十遽以疾廢
貧乏不能自存十八年中喪三子兩孫三女二女孫一妾極坎
軻顛沛之境竊意困其遇者舒其年從此優游以至於老雖微

衣藿食兄弟白首相對至樂存焉而孰意天之并此靳之也余不及知兄之宦蹟兄又感然恒自咎然余在翰林同館蕭君者兄舊所治與國人也稱先後治邑者孫君最以是知兄之居官有以感人也兄以家督自任事有不諍以行者輒加譙讓雖戚友家亦好爲區處人每怨之兄率性如故久亦共諒之此可以見兄之行誼乎於人也嗚呼兄今死矣事雖欲諮以行不可得矣向之就商兒者轉以諮余余不能決也而後歎兄之才不可及而余之匱竇子立益失所倚矣兄雖盲心未忘當世事好聞邸抄間日約余至其居誦之遇斷爛處予方鬻膽兄接讀如見向嘗語兄枕上授書時光景不可復得今又回憶讀邸抄時烏可得哉烏可得哉兄長子斌早喪桂樞俱幼君歿時未有孫也今以余孫爲斌後兄無孫而有孫矣所遺破畫一篋審器數

百事分授楓妻桂樞如兄病中之言桂樞能讀書則教之讀書不能使之治生斌之妻樞之母不任其凍餒而已嗚呼余之告兄者止於是而所不能告者無窮也尙饗

言母屈太宜人祭文

嗚呼太宜人中和聖善玉溫其也聰哲明敏鏡不疲也擷蘭頌椒孝無虧也寶釵素琴順有儀也母則嚴而姑則慈也敬於長而宜於卑也奉榮惟約而孔惠好施也方笄而結褵也時重闈在堂能稱媿婉癡以悅於龐翁也及唱隨而西馳也見於尊嫜而色怡怡也管蕭鞞俎季蘭尸也鳧鵠酸中饋司也諸叔小姑寒燠時也臧奴獲婢外內治也相我耐憊丈昕庀家督之政而夕下董子之帷也及察孝廉而縣令爲也萑鉞象掃以佐挽鹿之賢也琨蔽聳耳以供烹鮮之炊也初宰龍尾民瘠驚也沈

寬之獄剖蓄疑也敝劫之徒寬榜笞也虜災旌戾賑恤靡遺也
流庸闍賦蠲貸有差也是乃太宜人之內助以贊成夫保障而
不繭絲也賢譽上騰移貴池也得民之心如葵原之時也適襄
陽公納祿而賦歸兮也道經秋浦民熙熙也民不知爲令君之
父而相繫維也稱頌令君之賢由內助以成之也公聆而笑掀
髯也謂非此賢婦孰與佐我兒也耐憇丈之疾遽移也猶二蔬
之先後相隨也逮起官於浦陽之滑也爲辟書敦促而不可遲
也海塘之役手胼胝也山陰之調勸諄辭也固陶靖節之不樂
折耨而念東籬也亦王仲卿之妻屢進夫止足之規也於是築
養堂之閑敞疏輞水之淪漪也植孝竹之檀欒蒔雜花之紛披
也耐憇丈采卷心之施也太宜人擲芳澤之離也耐憇丈賦尊
鱸之詞也太宜人歌弋雁之詩也奉襄陽公衛太君几杖以娛

嬉也周覽林泥謹扶持也蒼顏白髮效媿媿也二老人乃蕭杌
常洋以屆於期頤也爰自管香之官於東陲也瓊崖峻巖雜華
夷也重洋瀛瀾萑苻窺也太宜人慮初政之遺罹也冒蠻煙蠻
雨涉七千里之嶮巖也管香稟承母教張弧伏戎殲鯨鯢也桴
鼓息鳴撫黎岐也焮熾勦勦氓瘡痍也霏灑灑灑化演迤也海
外樹領蛾伏之媿咸仰慈色而悵愴也蓋太宜人仁匪特下
逮於子姓毒妮也賓客之至潔醴醢也嫺嫺之乏豐餽貽也寒
者被之以絺也饑者哺之以糜也惠心淑問述之而纏纏也歲
在龍蛇折借老之執嬰也銜寡鵠之深悲也摧肝脾也致顯瘡
也覓矯醫也乏肉芝也嗚呼太宜人四德具矣五福備矣熾矣
昌矣哀矣榮矣方之於古幾莫與之儷也某與管香昆季撫塵
而游辱親知也登堂而拜祝維祺也聞哀訃之忽至曷禁霑裾

而漣洏也牲實於藉也酒陳於匝也俎牯脯而盤明粢也鞠臚於几筵之前而慨德音之不可追也愧告哀之不文聊擗管而吁噓也冀靈旗之降格庶式享夫蓂莢也尙饗

祭弟婦李孺人文

嗚呼孺人薊門山高蘆溝水長而遠殯於窮海之鄉蘭臺閣峻鐵鑪族昌而甘隱於霸陵之易方其輶駟而入晉也端操其蹤幽閒其容既三卯之宜吉亦四禮之柔從值板輿之南來謹蒞蘭之是供啓太姑之慈顏悅新婦之婉容泊乎舳艫而南下也始見宗廟始識威姑襲而出汲燧而入廚揚豚霜鷄雉燕晨鳧饌饒炬枚牢九淳母非深閨之夙習乃手狎而芳腴昕而繁裘爲姑紉補眊而籩筐爲姑纂組雖勝事之功業因祇之絲纒不足以喻彼精能方茲勤苦然而鍾家禮峻蓋母性嚴縱婉婉以

天真閣集卷五十一

十四

寡過或喜愠之小嫌脫簪珥兮長跼被涕泗兮襟霑聆箴言以自貶絕怨懟而彌謙及待姑之疾也昌舅豨苓手湯液之中羈廁踰躬澣滌之起則掖之臥則藉之自朝及夕疇能代之回瘳起廢帝實資之我激之弟之食貧勵志也劉凝之之耐寂郭家能相袁汝南之棄華扶風何讓具椎玉之賢明兼郤金之貞亮規州橘之織管佐咳蘭之潔養韓芸昉中丞者孺人之甥也持節南來登堂展謁企孫晷之高風請偕游於甌越柯遇颺以旋摧芸凋霜而遽歇赴音忽至中閨慟絕念庭闈之闕養勉從容於殉節時則龍鍾兩姑危乎朝露伶俜諸子飄若風絮升堂而乳也涉江而釣也弱媳而兼子之孝也衣帽以見也辟咄以詔也慈母而兼父之教也魚菽之祭季蘭其尸之間左之役健婦其持之逮執姑之喪也直綏骨立而致烏之傷也旣卜幽而窆

也持衣負土而奠真之宅也夫有唐夫人之烏哺而享芝蕙之賢有盧少君之後彫而引松柏之年和氣應乎嘉祥精誠感乎地天胡日南之景影枯西嶽之井蓮以孺人之孝也而未食其報也以孺人之淑也而不予之祿也天遽奪其算也世何以爲勸也酒之清也蘭之馨也俎有膳而鉶有羹也陳於筵几之前以冀夫來格之靈也愧告哀之不文未足以當蘭成之筆而抵恆國之銘也

對酒之謠也

13330

08681

